



世可編生樂

卷三十二 書三 卷三十三 論

卷三十四 政辨 卷三十五 辭說

卷三十六 序一 卷三十七 序二





春融堂集卷三十二

李

德甫

青浦

王

德甫

書三

與吳竹堂書

自癸未夏間別不相見者垂十五年而僕亦以踰瘴江雪嶺未獲通問於左右在滇偶從故武昌守彭君畧悉蹤迹及還京師乃知足下曾獻賦行在又不遇聞比主翠螺書院近狀佳否念之念之古人不得志於時必勸有傳於後傳後者非應科目詞賦之謂足下已登甲科且工詞賦已久今既無由一奏其技抱此區區終不足自見於天下後世若復頽墮潦倒以自廢其才華鋒穎又甚可惜也為學之途猶建章宮闕千門萬戶求所以入之而已矣入之必專於一家頗怪今

世文士輒曰我能經我能史我能詩與古文叩其所業率皆浮光掠影未有深造而自得者夫學者必不能盡通諸經也盡通諸經乃適以明一經之旨而一經之中分茅設蔴若漢人之易既異乎宋元矣漢人中若京孟若荀虞又各不同不守一師之說深探力窮之於彼於此掠取一二說焉必至汎濫而無實窮大而失居推之他經皆然推之史與詩與古文亦無不然故願足下專於一家求所以入之也古人數日不見輒欲刮目以待况於十五年之別足下所業取法者何在自命者何如幸有以示焉僕尙有進於此者當爲足下覩縷而續陳之

與盧紹弓書

某稽顙再拜謹啟紹弓學士前輩昨冬吳庶常璫南還附書

呈候未審入覽否歲月不居音塵久隔殊悵然也某以先君尙在淺土陳情乞假荷承

聖慈俞允於三月二十六日旋里將以七月初十日葬先君及先妣於崑山縣之雪葭灣公羊傳言葬不及時謂之渴過時不葬謂之不能葬今某奔走萬里先君之喪至三十餘年始克告窆其罪甚矣中夜思之若負芒刺今恃

天子之寵靈銜命歸葬而歲在丁酉又以

升祔覃恩三代皆封二品先世之潛德將由是以彰於後世歐陽子云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待之而不虛所待非先德不至此然歐陽子之待其文自足以傳之故著於時者顯而聞於後世者無窮若某之根柢夤陋衰遲失學力不足以彰先德又必待有道而文者以傳之竊怪世之葬親也往往丐貴

人之最顯者使之爲志顯者不能自作又授諸門人弟子承訛沿俗其所載體例率與王氏行潘氏昂霄之書刺謬不合適爲有識所哂蓋不待陵谷遷移而文之不傳久矣以是而云顯揚適以速之湮滅也於表章之道奚當焉伏惟閣下博學多識爲文純古而簡潔蓋歐陽子之苗裔是以久爲海內所推而耿介絕俗之操義不苟合當世所謂文與道俱者微閣下其誰歸是先君潛德將待文以傳故敢以墓志爲請昨靈壽馬太守曾魯知某先德爲詳所撰行狀頗稱簡核今錄一通上左右惟哀其三十年有待之志賜之以文俾先君之德聞於後世益彰而過時慢葬之愆藉以自贖實於閣下有望焉謹白不宣

與梁山舟侍講書

某稽顙再拜謹啟山舟世兄執事某以先大夫未葬陳情乞假仰荷 聖慈俞允昨三月二十六日歸里卜以七月初十日營葬於崑山祖塋已丐紹弓先生爲志墓之文其文詞旨爾雅可傳於後世無疑顧古人之葬其親所撰志銘又必丐善書者書之蓋慮千百年後沙崩水齧不幸而志石出焉文詞之工與否人未易識而楷畫端好衆所共知使遞相摹搨而先世事蹟緣以益彰故志文之傳於今者雖不盡工而久而益傳不可磨滅實在於書然古來工書者固多尤著而顯者必視其人其品高傳之益遠且大非然不克大傳也執事承襲前光早歷侍從方駿驥嚮用乃謝疾不出較之右軍誓墓實有過焉蓋書與人兼者求之當世良不易覲而某幸以先世餘澤

承 恩歸葬自惟學殖淺陋不足顯揚萬一則思以傳先大夫者非獨紹弓先生之文尤在執事之書志石例以兩石爲合一考諸搨本大小往往不侔以唐而論如胡銓李文志方一尺四寸蕭思亮志方一尺六寸王訓志方一尺七寸其餘或狹而長或寬而博皆於竈非宜今擬取蕭志爲準殺其邊二分以爲合一之地至行之疎密字之多寡惟執事悉裁之天方暑乃以筆墨相瀆棟仄無似亦介恃執事之必憐而許我也不宣

與錢曉徵少詹書

某稽顙再拜敬啟曉徵前輩大兄執事去冬張太守還附書寄候比來春序日嘉惟道履勝常爲慰某自通籍以來典司機密又從軍滇蜀忽忽遂二十餘年每憶先人尙在淺土若負芒刺丁酉自蜀歸始令從子輩於先祖墓旁拓地數畝旋

遇 孝聖憲皇后大故不敢遽陳其私至今年正月從

泰東陵還念

國喪已逾載暮乃敢具奏以上蒙 恩俞允於二月十六日出都三月二十六日抵里將以七月初十日敬庀窀穸伏念某少時失怙幸賴先世積慶身廁九列戊戌五月因

憲皇后升祔禮成先曾祖祖考晉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按之 本朝令典宜揭碑於神道昭示來許而先君之隱德尤不可以不彰昔柳柳州歐陽文忠公於先世之墓皆自爲文以表之今某衰遲失學不足比於前人則必言足以信今力足以傳後世且必與某游處久能詳先君之隱德者然則

遂上之文自非執事莫屬也前思州太守馬君曾魯某門人也直隸靈壽縣人陸清獻公會爲其縣之令馬君景仰清獻人與文皆倣之其言質實不誣今以所撰狀一篇寄呈執事惟擇而用之昨出都已丐翁學士方綱以隸書碑董侍郎誥篆額矣文成尙須寄京惟早屬筆爲幸葬畢北行當取道金陵敬詣書院以謝大惠不宣

與江良庭論六書書

承示六書說窮源竟委抉摘奧旨自古論書未有若此精審者蓋古籍云亡凡將元尙爰歷諸書盡失惟說文尙存學者珍爲天球和璧固宜然攷束皙傳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家得竹書皆科斗字孔安國書序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則孔子時之書皆科斗文明矣科斗

卽古文也古文傳世絕少惟三代鼎彝所刻往往類蟲書魚迹意卽科斗之遺歟以今汗簡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嘯堂集古錄諸書所載尙有數百字尋其形聲左右與說文多不符蓋說文本之小篆小篆始於秦與孔子時所用之字其不盡合明矣自許氏至晉王羲之垂一百八十年已由大小篆而隸楷而行草屢變其體若由李斯上溯孔子計二百四十餘年由孔子上溯倉頡又二千餘年其變殆不勝計故許氏亦謂倉頡作書著於竹帛以及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又封於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則孔子刪詩贊易之文與保氏所教必更大有異者其間象形諧聲似不得執許氏以論秦以前之經况許氏閱八百三十餘年又爲徐氏兄弟所增損非復南閣祭酒之舊哉僕常欲以前所云諸書取其字

臚列之與說文相較疏其異同稽其形聲以何爲當未敢沾沾焉據說文而自足也足下精深六書幾三折肱未審謂爲然否尙有以示我耶不宣

答許積卿書

得來書知體中嘉勝深慰遠懷閱前後兩札似研究說文之學近爲此學者海內約有二十餘人雖皆嗜古好奇之士然有獵取數十百字漫誇博奧而詳說絕鮮折衷指歸究未盡一者不少竊謂識字所以讀經說文之字非必卽同孔子之經也魯恭王壞孔壁得蝌蚪書晉不準發魏安釐王冢得周書亦蝌蚪文字似孔子修六經所書文字皆用蝌蚪今考史籀石鼓吉日癸巳及薛氏鍾鼎款識宣和博古圖所載如齊侯之鍾季嬭南宮之鼎並與小篆迥別乃欲執許氏之文以

定五經之文其果有當否歟夫六書失傳久矣今惟許氏說文最古固學人所宜服膺者然必謂說文之文本卽孔子之書用以釋經且以繩諸家之謬已恐未然况許氏之文又爲徐氏所亂乎婆羅門書兩漢時未入中國故鄭君箋註第曰讀若某而已徐氏以漢唐後之切音綴於漢人文字之下亦寧有當歟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故往往四聲通用今徐氏本切韻以定音故如閏字從門門平聲乃註如順切璿字從睿睿去聲乃註似沿切所從之字之音如此所切之聲如彼畫四聲爲鴻溝毋乃益失古人之旨歟愚常欲作說文之學取羣經所有之字說文所無者其若干周秦鍾鼎古文所有說文所無者又若干然後總鍾鼎說文辨其偏旁審其點畫以釐其異同又取說文中象形者若干字諧聲者若干字形而

兼聲者又若干字其指事轉注假借亦如之俾字體較然字數劃然惟公事殷繁年將七十精神潦倒無以勝此願吾賢少年暇日攷定一書推見漢以前文字之舊杜嘯啞而息噴曉庶爲功於經者大矣前示近詩清峻排奐上擬金風亭長具體而微黎君詩亦英挺於嶺南三家中頗近獨漉老人可與仲則分道揚鑣見時幸爲道拳拳之意相見何時惟善自愛不宣

答門人陳太暉書

得手書詢究作詩之旨何欲然不自足也足下近體詩多夷猶沖淡絮之唐宋間人無愧乃欲更進於是似不安於流俗所爲可謂篤志之士矣竊以足下所業計之當先學七言古詩要如洪河大江九曲千里奔騰汗漫中煙雲滅沒魚龍吟

嘯無所不有經史雲煙也龍魚也以氣運之以才使之如是乃爲七言古詩之至自宋人論詩字錘而句斲之近體稍有可味視其古詩寒儉寒澀如後山簡齋均不免此何以成大冢試觀三百篇中風則柏舟碩人氓小戎及七月諸篇小雅則天保采芑車攻吉日及正月雨無正楚茨甫田諸什大雅則文王皇矣生民崧高韓奕江漢常武及板蕩諸什皆古詩之權輿而頌之載芟良耜及泮水閟宮長發無論已離騷九章天問招魂作雅頌之後裔啟杜韓之先聲試皆詳說而熟復之其不磅礴盤鬱氣象萬千者寡矣當今之士捷取速化爲能規之以杜韓已適適然驚矣又何能上溯風騷本原經史固知非篤志者不足語於此惟足下勉進之而已案牘之餘幸自努力明日當從獵木蘭草草不具

與吳二匏書

昨承過訪不值爲恨足下留詩而去屬以參稽攷正其意若有嗛然者旣而繙閱再四風格老蒼聲情抗墜洵乎神似古人也第其間有稍異乎古者敢舉以獻其疑孔子言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爾雅有釋親之篇爾雅所無必稽之諸史及唐大家之集而程式之其餘書官書名書字或書行輩尤當各有所本不宜沿俗所云以資應酬之具某攷晉宋五代人以詩投贈倡和率稱官稱名稱地初唐人及少陵亦然少陵於本支不稱姓如弟觀舍弟濟是已而杜位冠之以姓非盡引以爲本支也韓文公於友朋位卑而齒少者及門人弟子皆姓名並稱如李觀張徹唐衢侯喜李翱皇甫湜諸人是有稱名又稱字者孟郊也有稱名又稱其行輩者張籍張

十八是也稱官不稱名杜侍御鄭兵曹李司勳稱行輩不稱官李二十八稱行輩兼稱官崔十六少府裴十六功曹元十八協律張十一功曹是也惟位尊者不名如李尙書武相公裴相公馬侍郎鄭尙書李相公蓋以尊台輔者尊朝廷似不得謂之諂耳及白文公詩微之夢得敦實晦叔稱字者多蘇文忠公有官與字官與名並稱有徑稱名者有始稱名繼稱字者大抵文章學問以忠義相期許之友皆稱字然如王鞏以名家子風流儒雅輝映一世乃名而不字且謂欲其姓名見於集中則品題矜慎之意畧可見矣而近之作者信筆爲詩亦信筆稱之外姻之尊屬同年之祖父長官之親戚牽率附會羌無故實蓋不待讀其詩而已可嘔噦者也夫字者所以尊名有字不應號以代之今置字不書而惟號之行雖三

尺童子莫不皆然昔歸熙甫先生初不以震川爲號及何震川稱此乃踵其稱蓋古人矜慎如是今豈可推而廣之紛然囂然以長浮薄之風耶百餘年來惟亭林漁洋竹垞三先生詩文稱謂皆有依據爲承學者所當倣今大作中間有沿俗例者於詩固爲不害第柳子厚云萬一離婁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爲快願足下留意焉

答李憲吉書

足下承家訓最嗜詩工於諸體今猶以七言律下詢蓋深知此體之難者大抵八句中宜一氣旋轉而七字中又須一氣渾成中兩對工力悉敵儷青如白無一假借語又以沈鬱頓挫出之其間自有淺深次第斯爲合作此體創於初唐至老杜而獨絕其中間有一句拘一二字者乃是偶然宋人因胸

無經史窘於屬對遂借以掩其舛陋耳杜陵七律以蜀相野老野望朱櫻閣夜宿府閨官軍爲最字字響句句諧曲折變化高華工整而如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例此數十聯隸事之準則也後此義山似之以籌筆驛爲最又如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玉璽不緣歸日角歸帆應是到天涯竇融表已來江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妣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暫逐虎牙臨故絳遠含雞舌過新豐夜捲牙旗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此日六軍同駐馬他年七夕笑牽牛諸句

爲中晚唐之冠宋元亦莫有繼者明初高季迪工此體以送
沈分司葉判官爲最後則推何大復空同特以雄渾稱歷下
特以神秀名隸事俱莫遠也明季推陳臥子接以夏存古顧
寧人本朝推吳駿公接以王貽上朱錫鬯貽上永安宮殿
一首與季迪抗行無疑也宋黃魯直陳後山諸君瘦硬通神
不免失之祖率楊誠齋加俚俗焉查初白學誠齋圓熟清切
於應世諧俗爲宜苦無端人正士高冠正笏氣象特便於世
之不學者以是爲人所愛若舉似臥子寧人瞠乎後矣然爲
此者在多讀書經史諸子撐腸拄腹又熟讀杜李二家詩深
造自得取之而逢源沈鬱頓挫其爲古合作也必矣非足下
無以發狂言然竊自以爲至論幸從此問途可也不宣

覆倪敬堂書

來書謂聖教乃集狐成腋爲右軍書之最粹美者此碑楷模
百世所不待言董香光以爲懷仁自書愚意集時故當小有
潤色若自書恐未必然大雅集吳文墓志何減聖教卽棲霞
寺永仙觀記觀身經雖已磨滅間有明晰者筆意亦佳絕蓋
原字本工雖剪裁割絕而終不掩其風神骨力也然北宋初
年能書者無不法王而汧陽普濟禪院解州鹽池新院所集
習氣可厭不能如懷仁等之佳豈時代先後流於翰墨亦不
無優劣耶唐人於右軍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如汝南公主寶
際寺靈運禪師皆有右軍一體卽明徵君碑筆意亦出於王
特參以褚法稍加展拓其外如窺基塔銘乾符陀羅尼之類
均爲右軍別子可因源以溯流愚見所及未審以爲何如所
惠龍井新茶極香嫩但灤水性冽或稍損其韻致耳不宣

又覆倪敬堂書

來索唐高宗碑帖篋中有萬年宮碑今以奉上高宗書秦中不能多見此外惟有李勣碑亦係行書高宗真是右軍法乳欲學蘭亭聖教薦福寺者非此無以入門太宗好右軍筆力矯然若其純熟處或遜於高宗自來書家於金石文字不能旁搜博采故知高宗者絕少耳然萬年宮帝書於永徽五年時年二十七正是壯年筆力精到至李勣碑書於儀鳳二年前後相距二十四年高宗年已五十筆下少有類唐視萬年宮較遜一籌某家貞武碑乃得之顧有常家藏每字用蟬翼法故波磔分明用意處多了了可辨若今秦人所賢者則皆模餽漫漶幾不可復識也如欲看再於閣報中奉寄如何

與畢秋帆制軍論續通鑑書

某啟秋帆制府執事去冬武昌話別忽忽半年伏惟起居安吉得來教謂續通鑑一書經二雲諸君纂輯成編惟舉要歷未撰茲屬錢少詹成之卽屬以校讐勘定付諸梓人甚慰所望聞是書搜采繇富攷據精審如李燾徐夢莘李心傳諸書爲前人所未見者皆分別甄錄辨其異同而補其疎畧誠所謂體大而思精繼溫國之後而前此所未有者也竊謂史書之作在於收採之宏富而尤在於持論之方嚴蓋將以明古今之治亂而治亂所以肇實本乎賢奸忠佞之分溫國之鑑如諸葛武侯書以寇魏於二龔陶潛之節皆沒不書世尙不能無譏至宋明之世元黃水火陰疑陽戰事故煩多關於國事人心者尤大斷不可不分別黑白而定一尊夫班固以附竇而罪者也范蔚宗以叛而誅者也然前書於蕭望之周堪孔光

張禹後書於胡廣馬融及黨錮之獄分別邪正磊磊明明絕無撻襲洩忍其間蓋古人之書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得不於宵小深惡而痛絕之聖人之言至渾厚也獨於媚嫉聚斂之小人一則曰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一則曰彼爲善之災害並至至剛詩則太師皇父之章亟錄而登之雖至褻姒滅之閭妻媼處未嘗爲先朝少諱且於投虎不食投北不受危言極論亦皆取以爲後人鑒戒如此近館閣人議論往往謂李元禮范孟博爲過激於明啟禎之交意又在右崔魏而訕東林某每見必力陳其不可蓋撻襲洩忍之習千百年來中於肺腑匿於膏肓其始也爲之調停兩可繼也轉欲以激烈釀成歸過於君子是尙得爲有是非之心者歟此時爲世道人心計正欲主張名教砥礪廉隅使人凜探湯之戒動衣冠塗炭之思故在北宋則如丁謂寇萊公呂夷簡富鄭公夏竦范文正公及元祐紹聖之黨論南宋則黃潛善李忠定公及慶元黨禁皆當大書特書溯其緣起列其善敗抉魑魅之形著檣杪之狀以勗正不勝邪之戒則後學讀之必有太息流涕如崩通之於樂毅書者於以感激奮興軟齒牙而崇清議其有裨於世非直攷據精博超於陳氏經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徐氏乾學已也又如胡忠簡之封事指陳痛切爲宋文第一今聞已加剛節又文信國黃冠脩顧問之語乃元人所誣亦未剛去而柴市大風卷木主足見英爽如生亦未補入皆不足以扶正氣而儆愚頑是書卷帙重大須伙助者必多願以此告少詹并告同局諸君子爲世道人心計不獨以收采宏富爲能且閣下愛人才修古學以文章功績自結於

聖明浩然孑然雖一行孤立而不懼非某蓋莫有知之深者
然以身示不如更以言教其嘉惠於後學尤深遠也不然黑
白之不甚明賢奸忠佞之不甚別今既無以爲勵而後無以
爲戒世有賢者將訾其是非之寡當輟而不觀又非但如溫
國通鑑間有譏議也矣執事作是書某備聞緒論久矣猥以
當官事冗弗獲襄編校之末今聞書已將成爲之喜而不寐
又慮同事者侈其繁博而不足以昭炯戒且娶嬰澳忍世俗
之爲也敢忘其愚而言之願稍留意焉某再拜

與孔洪谷主事書

某白慨自六經燼於秦火漢儒起而修明之承孔門諸弟子
之傳似其師說人自爲書家自爲學沿至魏晉六朝不絕者
如綫自貞觀中定五經正義而孟荀京虞之易學服氏之春

秋皆亡其尙可見者幸存於今之註疏爾注疏所言豈盡能
質之羣經而盡合證之於諸子而皆通但當求之於理理無
可疑卽與羣經不盡合無礙也惟其理有所難通然後采羣
經以證之或采後儒之論以折中之是爲古人多聞闕疑博
學詳說之旨然其難通者無多不必別自爲書也宋元後儒
患在好著書取其偶有得而稍異者雜於中餘乃信手鈔撮
不云本自何人是後儒之通患也僕易宗王氏詩宗毛鄭氏
周禮宗鄭賈氏此後宋元儒先之說及已有所見者采之附
註於章末以庶幾於信而好古之謂今先錄周易一種附呈
惟有以教之某頓首

與汪容夫書

昨過竹西足下論三禮甚悉洵矣足下能信古能窮經也然

不審足下之窮經將取其一知半解沾沾焉抱殘守缺以自珍而不致之用乎抑將觀千古之常經變而化之謂之通推而行之謂之事業乎古人三年通一經十五年而五經皆通盈科而進成章而達皆此志也通五經實所以通一經孔子謂博學要歸反約故孔子之後自周以歷秦漢千有餘年山東大師多以一經相授受似其師說雖父子兄弟亦不肯兼而及之其兼及者惟鄭君殊尤絕質多聞爲富始於六藝咸有箋註甚至及於算術悉緯其後孔氏冲遠因之然周禮儀禮仍以讓之賈氏未常侈其淵浩兼通而並釋者蓋以兼通必不能精不精則必不能致於用也 本朝制度六官沿明之舊實本之周禮圓邱方澤之祭亦法之春官朝踐爲禘移之於歲暮饋食爲禘用之於升祔祀禴烝嘗四時之祭定於

四孟不復筮日其餘隨運會之變而稍加損益焉是猶周監二代之意耳士民之禮著於會典詳於 大清通禮頒在禮部未及通行各省則禮臣之咎也昔何休註春秋率舉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之且以光武崇讖緯故耀魄寶靈威仰五天帝皆宗緯說此窮經好古者之則也至儀禮惟冠昏相見鄉飲酒射及士喪禮以下五篇可以推而致之餘則皆未備實有難通今之學者當督以先熟一經再讀注疏而熟之然後讀他經且讀他經注疏并讀先秦兩漢諸子并十七史以佐一經之義務使首尾貫串無一字一義之不明不貫熟一經再習他經亦如之庶幾聖賢循循慥慥之至意若於每經中舉數條每註疏中舉數十條抵掌掉舌以侈淵浩以資談柄是躡等速成誇奇炫博欺人之學古人必不取矣又聞顧

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做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人誦而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辨論之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廣陵多聰穎士幸足下以此教之毋遽務臘等速成矜奇炫博之學則幾矣某白

春融堂集卷三十一終

春融堂集卷三十三

青浦 王 昶 德甫

論

經義制事異同論

御試

古無經術治術之分也必衷諸道道者所以制天下之事裁其過引其不及循循然使民共由于道中故禮樂者道之器也兵刑者道之斷也食貨者道之資也他若可驚可愕非常之舉猝然臨之而聖人不以為異以為異者吾固有常者以節之要皆使不繆戾于道焉乃止然聖人又慮後世之未明乎道之故也垂之言筆之書且其所為筆於書者反覆詳焉而不厭俾後世因吾言以求夫道因夫道以制夫事而聖人之道已大白于天下故古之經術治術無別也自六經中厄

于秦火漢儒倚撫掇拾于煨燼中爲之箋解訓故貫串鈎穴
功亦可爲鉅矣其間往往有以易候氣以洪範驗五行以齊
詩測性情以春秋決疑獄以禮定郊禘大典而缺畧放軼不
能盡悉聖人之道之所以大於時爲管商申韓鄧析子之學
者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生僅僅守其空文以相號召
經與事遂判然爲二雖生心害政未嘗不歸咎于異說而諸
儒之迂疎無實用或有以致之也宋胡氏瑗憂之因分經義
治事爲二各因質所近以教授諸弟子其後用之于世莫不
班班然有成效可紀夫胡氏治事粹然一出于正盡掃管商
申韓鄧析刑名法家之積習使學者知王道所本洵可爲造
士者法矣然其所治經義者將抱聖經而止斤斤焉佔畢乎
抑亦將以不嫻治事之人而使之仕乎恐治經義者仍歸于

迂疎無用而聖經終以虛文傳世也然則學者之爲業也惟
就其質以擇所事事焉而六經中所有言其事者悉反覆考
證以端厥本使異日出之皆爲有用材庶經術與治術合大
道其不分同異也夫

許世子論

歐陽公春秋論謂趙盾實弒其君胡氏引司馬昭賈充爲比
而錢氏汪氏發明之歸獄于盾固灼然無可疑者惟許世子
之弒見於三傳甚詳而歐陽公亦以爲實弒諸儒因之其論
互出而不得其平夫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禮之經也又曰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子嘗藥慮藥之有毒也若醫之用
藥當與不當人子固不得而知故旣知嘗藥矣又求醫之傳
三世者以爲其技熟其方審然後令之醫所以教人子敬慎

之至也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者日三有不安節內豎以告
上食必在古人事親皆如此不獨樂正子春爲然故父母起
居飲食子無所不用其極而況于有病有病而進藥乎左傳
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云者謂非醫之藥而太
子之藥也藥出於止則知其性識其味止之弗嘗也信矣當
是時國君時疾非篤疾也一旦飲藥以卒國人惶駭必皆謂
謀其位以弑其君執簡之史官直書之以赴於四方孔子遂
因赴告之辭而書之且爲子者以藥殺父卽謂是過非故止
亦不得辭其死孔子雖知止無欲弑之心異於商臣蔡般而
安得原之謂與操刃進毒者殊科而別開其例蓋止雖非實
弑而不能改其弑之名以是爲人子之大誠亦春秋之大義
也若夫弑君而賊不討不書葬而公羊傳云經書葬許悼公
是君子之赦止竊謂不然凡作逆者立其位而葬其所弑因
以掩其弑之名是元惡大憝理法所必不容故不書葬若止
者與位於其弟虺奔晉不踰年而死則悼公之葬虺葬之非
止葬也止葬不宜書虺葬何不宜書悼公之葬所以見于經
而非爲赦止也至求藥必良醫而許以前冬爲楚遷於白羽
距悼公之病未及半年白羽僻陋固未必有良醫而止初至
其地亦未知醫之孰爲三世者是以妄進藥而不顧其患卒
之哭泣歔粥隘不容粒而無能改於其惡故左傳謂舍藥物
可也蓋以醫而無良與藥不可信寧舍藥而不進所謂未達
不敢嘗也其勗人子侍疾之必慎意深遠矣

漢文帝論

漢高祖堅忍好殺疑其不足以貽子孫享國長久卒歷十二

帝祚二百餘年由文帝休養之功爲多蓋自周衰東遷五伯迭興百姓苦於戰鬪至七國殆有甚焉秦之帝也不過四十年浸尋迄楚漢間喋血無虛日民生之倒懸憔悴五六百年於此文帝自代來見天下之易亂而難治也而周勃灌嬰輩以行陣老益厭言兵於是務寬厚崇清靜惇恭儉以爲休養生息之計廷尉以張釋之更秦苛法殆盡任張相如等長者而嗇夫謀謀捷給之人斥弗取匈奴入犯整軍以禦之出塞乃已尉陀倔強南越卑辭遜語以屈之雖以賈生流涕太息欲縛中行說削七國地帥天下以整齊嚴肅帝猶恐其紛更擾動而不之用於是乎安靜無爲漢之元氣始固夫是時周亞夫劇孟之徒善將兵非遜於衛青霍去病楊僕諸人也陸賈之徒善馳說非遜於張騫唐蒙諸人也而文帝卒不之

使以爲天下已寧矣百姓苦戰鬪已久矣撫循之安輯之足以爲治不然驚遠畧而忽近患此亡秦之續爾文帝不忍爲也文帝惟不忍爲然後百姓之戴漢也益堅故雖以武帝踵其後連兵三十餘年中國騷然而百姓猶不忍以亂且叛不然高祖所爲岌岌不終日之勢也何能享國長久如此雖然武帝之好兵景帝之殘刻啓之景帝之殘刻文帝使鼂錯爲家令啓之則爲文帝者其於佑啓之道惜猶有所未盡也夫

太元論

昔揚子雲作太元以擬易諸儒稱之衆矣然元自爲元可以元準易則不可考其所爲太元以元統三方以一方統三州以一州統三部九州統二十七部以一部統三家二十七部統八十一家九家分上中下九等一家九贊其七百二十九

贊以二贊直一日一家直四日半七百二十九贊直周天三百六十四日半尚餘半日及四分度之一日法八十一半日餘四十分半又四分度之一餘二十分強其少六十餘分乃立騎歲二贊補之猶易之卦氣也以太初歷法推冬至起于中日在牽牛一度紀元自甲子至甲辰甲申重起甲子凡四千六百十七歲元有三統每統凡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統有三會每會五百十三歲會有二十七章每章十九年七閏皆無餘分以七十二策直一日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周天之數自中至事爲天元自更至昆爲地元自減至養爲人元猶易當期之日也其用策以天地人爲十八倍之得三十六法六六之數是爲泰中以准乾策筮之則分爲二刻左右各三搜之七其三爲一八其三爲二九其三爲三置餘數

數正數八揲而首名以定首有陰陽從陰陽生晝夜從晝夜推休咎以四方七宿所屬之五行而驗其與首異同定從違焉猶易大衍也八十一家中不易有九中增彖迎度吟曹勤
□反易者七十二合而觀之止四十五家配五九之積猶易反對也首準易畫贊準易爻測準易象文準文言攤瑩規圖告準上下繫論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是無往不擬易也其推步之法取諸洛下閎用卦直日之法取諸京房以卦定歷尤子雲造元之本旨然卦氣六日七分除四正卦外合六十卦計之餘四百二十分四百分足五日又二十分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強法至精密而元所少五十四補以二贊贊例值一日八十一則又餘二十七積之一章歲中應餘二百四十三分一會中應餘八十一日而四序已

失位矣豈若卦氣之當哉范氏望以來釋元準卦其以二家兼一卦者十有七礮閑爲屯上于爲升羨差爲小過達交爲泰與僖爲需永常爲恆格夷爲大壯務事爲蠱密親爲比彊睟爲乾大廓爲豐逃唐爲遯陰守爲否晦曹爲明夷止堅爲艮失劇爲大過勤養爲坎自吟守至晦曹閔三家始有兼卦自達交至與僖相接而用兼卦務事至斷毅隔一而用兼卦相次相配之法又未能齊整也且旣準卦氣坎離震兌應以主時不復當直日用事乃勤養準坎應準離疑準震沈準兌又何說歟夫欲去四正之卦必取三十六家兼以配十九卦而後可然卦以六日七分家以四日四十分強術已各異故如礮閑配屯屯起女四度十四分終十度二十一分而礮入女二度終女六度之半閑入女六度之半終女十度是女有

二度在屯前非屯所值矣與僖配需需起奎一度五分終奎五度之半僖入奎五度之半終奎九度是奎有二度在需後非需所值矣又樂入胃四度之半終胃八度爭入胃九度止胃十三度之半正春分末候清明初候也故大衍歷以豫內卦終末候外卦起初候若兼爭于樂以配豫則爭乃準訟義與訟乖專以樂配豫因專舉豫以屬春分則豫于末候僅有一日三十九分餘皆入清明節氣於義於時兩何取焉夫子雲覃思渾天將以窮天地日月五星之運律歷經緯之術而以易準之奇零參錯如此故吾曰元自爲元可以易準元則不可也若夫洛下閎測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裝八畢十一度當終十五度之半衆起十五度之半當止參二度而朱氏震雷氏思齊皆沿其誤至兼永常爲恆中間以度則舊本

傳寫之失也

馬謖論

戰陣之畧以制敵應變爲上而空言無補焉趙括善談兵卒有長平之敗馬謖好談兵卒有街亭之失夫趙括一統袴子至馬謖則馬氏五常之一也史稱其才器過人武侯亦相器重南征時所爲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者用其言遂以平孟獲而定南中計議洵有過人者哉且街亭之失亦非甚失策也乘高者勝兵法所誌前則有許歷之據山而秦敗於關與後則有唐莊宗之爭土山而梁敗於德勝謖亦非甚失策也獨惜水道之絕竟爲敵人所乘無一策以救敗諸州內應之機一失不可復得是可嘆耳觀其與武侯書謂深維亟鯨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雖死無恨於黃壤謖固自服其

罪而武侯刑罰之公使之心折爲不可及矣乃習鑿齒謂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此因蔣琬楚殺得臣之言而附會其說耳不知武侯之殺謖法也亦勢也當時楊儀魏延皆跋扈之將非紀律嚴明何以馭之且廖立不必廢李嚴不必降爲民也孫武戮宮中之女魏絳誅楊干之僕刑罰明則紀律肅自古皆然又何疑於武侯蓋武侯之出祁山不用吳懿諸人而用謖者一時諸將無出其右用謖敗用他人未必不敗其謀歷年有功則用之有罪則誅之治國治軍之法豪無足怪陳壽謂武侯不聽先主之言此有意抑之坐以不知人之實耳吾以爲不然

阮籍論

晉承漢魏喪亂之後士大夫知名節者罕矣如王敦祖約桓
溫諸人不惟不斥爲叛臣轉從而誇美之是以忘阮籍之爲
逆也晉人于竹林七賢尤推籍吾謂籍者特以狂名欺世而
世皆爲所欺耳何以徵之史稱司馬師時公卿將勸進令籍
爲其辭籍方醉使者以告據案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籍
之情益見於此矣司馬之篡魏其勢已成有籍亦篡無籍亦
篡而籍必不可爲之文籍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而籍由
尚書郎爲高貴鄉公散騎常侍封關內侯此豈可以事二姓
者當其辭曹爽之招明知三馬將食槽而要結于師之兄弟
至甘心勸進而不惜史又稱籍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
內朝宴必與其爲司馬腹心蓋去賈充成濟一間師謂嗣宗
至慎詩揚之水曲沃將弒昭公之作也曰我聞有命不敢以

告人所以爲至慎也嵇康亦謂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讐幸夫
將軍保全之亦知籍爲私人也觀師之醜鄭小同其保全籍
也明矣鍾繇書大饗受禪碑歐陽公尚斥爲無恥至籍以文
章翰墨助篡逆之謀諛之以阿衡媿之以周呂且託之于酒
以見其才以飾其蹟無恥孰甚焉無所改竄者蓋籍與司馬
父子兄弟包藏禍心謀移魏祚久矣其文宿構有年藏之肺
腑乘時而出非果率爾操觚以應命也世以狂而癡目之又
以醉而恕之又以詠懷詩而重之不知適爲所欺孔子謂狂
而不直今之狂也蕩如籍所謂蕩者非歟若以放棄禮法與
竹林七賢同類而譏豈足以蔽其辜哉籍遇孫登商畧棲神
道氣之術登置而不應亦識其爲逆黨故不屑與之言而蕭
統收其詩文入諸文選吾故曰六朝之士大夫罕知有名節

者此也

王羲之論

尚論古人之品必觀其性情而性情之純駁由其好惡定之若使拂人之性則雖文藝甚工聞望甚重論者猶將指其失以爲戒焉晉王羲之之書法古今第一好書者併其品而推之觀夫諫北伐陳運漕似卓然有高世之見開濟之才獨惜其性情好惡之偏也史傳稱羲之宴集于蘭亭羣賢有詩羲之自爲之序或以比于石崇金谷聞而甚喜夫崇何如人也任俠無行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又與潘岳諸人諂事賈謐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此其人于天下殆如蛆蠅糞穢也相提以論宜慙然慚怫然怒而引以爲重侈然自喜陋矣又傳稱王述少有名譽羲之輕之及述爲揚州刺史恥爲之下求分

會稽爲越州大爲時賢所笑又因述檢察刑政稱病去郡夫述夙以安貧守約清貞簡貴聞至折桓溫遷都之謀拒坦之求婚之請志節凜然有大過人者是時溫據上流勢將跋扈尤宜仿廉藺之義同心協力以備不虞而屢因私隙去官以避之誓墓雖堅乖于大義終難與恬退者同論矣夫君子小人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也使羲之幸而枋用以其性情好崇則類崇者進惡述則類述者退意旨所分關於人才之消長國是之治忽豈鮮也哉蓋西晉貴戚世家習于驕侈如何曾王濟咸以豪華相尚經兵燹喪亂而其風未熄故羲之不免忻慕于崇與卞壺斷裁切直爲諸名士所少羲之于述亦猶是已自來文藝之士風流自賞多遠于忠義廉潔之爲若褚遂良之直諫顏真卿之授命蔡襄之自守固曠世而一覩也

唐文皇酷嗜義之書史臣立傳稱制以爲贊而僅道其精研
篆素盡善盡美其他皆不及焉殆亦意有所未滿者歟

唐宋兵制得失論
從來治國者莫急於治兵君任良將將馭精兵有可強不可
弱之氣然後國家久安長治不當襲寓兵於農之迂談以誤
國也唐宋之主皆百戰而得天下唐強失其所以爲強則僨
亂而蹶宋弱不振乎其所以弱則疲恭以亡說者謂唐之制
以府兵爲最將軍統諸府府有郎將坊主團主相統治此制
馭之善宿衛者視地遠近爲五番七番八番十番十二番之
法此戍役之善二十而兵六十而免此休息之善全府發則
折衝以下皆行不盡或果毅行或別將行此調發之善軍有
坊置主一人以課農桑此勸課之善夫亦取其與周禮畧有

似焉而不知唐兵之強不在此愚常考太宗之置禁軍也擇
善射百人爲二番又選材力驍壯者置飛騎試而取之也甚
精其十二道都尉率五校兵馬而訓練之步伐擊刺秩然有
條故橫行天下而莫當也開元初年廢府兵置彊騎各衛軍
悉果敢而勇於戰所以高俾獲車鼻裴行儉斬泥孰匐王孝
傑破泥孰俟斤此時兵號最強李林甫停上下魚書童奴侍
官習爲翹木扛鐵禁軍弛而各衛軍皆壞軋犖山得以擁二
十萬之衆一發莫支後雖撲滅而老兵悍卒秉節鉞以鎮要
地聚財賄以養死士黑雲落鴈銀槍効節感私恩而致其命
始也各衛弱而不足制藩鎮紆于凍雀國遂以亡故曰失其
所以爲強則蹶也若宋之兵不然開國之初曹彬潘美皆大
將才而未足以當一耶律體歌寶元時韓琦龐籍皆名臣而

不能平西夏兵本弱也慶歷初禁軍入籍者八十餘萬王曙
王繼英嘗言驕惰悍慢率不可用迨道君將童貫而闕額至
二十四萬金人直入其誰能支之南渡後兵半入於盜半死
於戰張愨之巡社王庶之義士一經見敵靡有子遺自樞密
院頒教閱之法而宿衛稍強自左右翼親自教戰而外軍亦
少震故大敵巨盜內外交訌吳韓劉岳諸人猶能屹然壯東
南半壁者此也咸淳間招平民爲兵取充數以覲賞格兵制
極壞惟江淮水軍布置漸密其餘無足取者夫遼人二帳十
二宮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萬善戰能寒金人兄弟子姓
皆良將部落保伍皆銳兵元則外有禿魯華諸軍內有四怯
薛諸軍戰勝攻取電激風發卽西夏僻處銀綬而十二監軍
六班十部之設其雄才亦有過人者而宋以疲恭之兵當之
宜其始而納幣繼而拜表稱臣終至崖山之痛也夫設兵之
善莫如唐三百餘年四夷無敢彎弓南下者馭將之善莫如
宋三百餘年叛臣無敢稱兵犯闕者然開元以前總管節度
威震邊關詔書甫下解職趨朝不聞跋扈以抗王命知唐末
之亂非立法不善而任人之不善也論兵者舍宋取唐知人
以任將任將以練兵庶中外宴然而國家有可強不可弱之
勢矣

續復讐論

自唐徐元慶手刃父讐束手歸命陳伯玉請誅之而旌其閭
柳子厚駁之宜矣柳子云誅其可旌是謂贖刑旌其所誅是
謂贖禮旌與誅莫得而竝焉然卒無以全孝子而并全國法
也夫世之殺人者其事恆見其情不一平居里巷小民互相

仇殺果出於謀與故歟是法所不得貸也等而次之則往往出於寬典然寬典不可以例孝子之心何則國家立法以天下爲準者也罪雖當死而反覆推求或有一綫可原畧加寬貸以示竝生竝育之仁至人子以父母爲準者也父爲人殺而人不得麗於殺椎心泣血早夜呼憤固有不能已於頃刻者卒然相值猶緩其報復之心徐推其殺父之故且原國法之已盡而任大仇之在前此必非人子而後可苟爲人子未有不投袂而起義不反顧事不旋踵者記云父母之讐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明教以讐之必復矣執法者因而原之是法之所已生者而仍不得保其生勢將廢法因而殺之是殺處心積慮爲父報仇之孝子也殺孝子不可以爲天下訓然則何以全孝子執法者于此不幾于兩窮哉吾嘗考

諸唐律疏議有殺人移鄉之條文曰諸殺人應死赦例移鄉律又云若死家無期以上親或先相去千里外不在移限蓋世容有不盡償命之人而不可絕孝子報仇之義旣不可絕孝子報仇之義自不可再殺報仇之子是以令曾殺人者避諸千里以外孝子卽知仇人尚在而無所見以激其悲憤則倖而生者終得生全而孝子不致罹于慘法此全孝子而并以全國法仁之至術之至善者也或其人自恃凶悍藐視諸孤猶復來往故鄉以鳴得意則搵刃其胸與孝子又何誅焉然此律蓋不始於唐兩漢豪俠之流多有避仇者是以沿而載之耳吾怪伯玉子厚宜皆深明國典乃於永徽初年所定之律不加省察而徒爲此紛紛也

宋文天王安石論

宋之天下孰亡之曰亡於王安石安石曷以亡宋曰安石引
呂惠卿惠卿之徒因而引蔡京童貫朱勔郭藥師等遂迄宋
祚故曰宋亡於安石考安石之心非欲以亂宋也恃其學
之博逞其說之偏欲以富國強兵爲要結於君之術知其說
其術不爲諸君子所許乃引惠卿之徒以助己夫君子小人
如冰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而鸞梟之不並栖也小人
立於朝君子必恥與同列不待其搏擊排擠固將望望然去
矣且君子剛直小人和柔君子木訥小人便給君子疎闊而
迂緩小人周密而敏捷君子方正而誠一小人工巧而變詐
有是數者故君子同小人事必形其拙君子與小人爭必至
於敗君子敗則君子之類悉以去不去則竄逐誅戮隨之爲
小人者乃得悉引其羣以踞於朝廷之上此其人皆貪墨無

行頑鈍無恥以浮被寵遇爲榮以旦夕得志爲樂以富貴權
勢聲色貨利爲娛於祈天永命之謀子孫黎民之計非獨見
所不及卽及之亦嗤以爲愚且拙而必不肯爲浸淫久之社
稷安得不危國家安得不覆也哉宋太祖以仁厚取天下洎
乎真仁兩朝益務爲寬大簡靜以培養天下元氣故人才之
美盛未有過於時者至徽欽之際前後左右皆匪人也豈
非其最著者竄逐誅僇以死次者亦皆行遜伏匿而不出歟
遜之否否之剝於是敵國外患集於眉睫之間無一君子爲
之奔走禦侮蒙塵北狩致命徇國之君子惟李若水一人轉
爲金人所笑推其禍首蓋由安石引用小人以馴致於此吾
故曰安石之罪莫大乎用小人以亡宋而新法病民次之雖
然安石詎不知惠卿之徒之爲小人彼欲行新法也堅因以

引用也力始於自是中於自私卒於自用其漸遂以亡天下
如是而猶欲爲安石訟寃則吾不取

張浚論

建炎以後稱中興賢相者以趙鼎李綱張浚爲首愚以爲浚
非君子也不得與趙李比蓋宋當南渡之時京湖川陝宴然
無恙桑仲威方李成諸劇盜猶未縱橫于境內而兩河豪傑
枕戈礪刃以從義者所在多有天下形勢尚可爲也高宗宣
撫之任行便宜操黜陟以軍國重事付之而乃剛愎自用致
四十萬人坐喪于婁宿之手四方震動兵氣沮喪譬猶大病
之人復以鍼刻之藥投之元氣殆盡幾何其不至于死也宋
之不亡不獨諸將力戰之功亦天幸耳且浚而以恢復中原
爲已任乎則曷爲而劾李綱綱也忠勇果烈能搢柱于孤城

危急之餘旣爲僕射而張所之招撫王瓚之經制宗澤之留
守布置歷歷確有成算蹟其殺宋齊愈及召募軍士所以爲
國計者甚大浚借以斥其罪其意安在且浚爲辛炳所劾落
職久矣自趙鼎勸親征而召之福州起爲宣撫因一呂社之
事擠而去之鼎鼎薦賢爲國之美浚乃入朝見嫉宋室中衰
小人盤互僅僅一二賢臣而復出死力以傾軋之專權固位
桀驁自雄其心尤有不可問者他如王庶小將也信之而殺
曲端酈瓊劇盜也任之而拒岳飛邵宏淵驕卒也護之而敗
李顯忠顛倒失措好惡拂人故三督師而敗劔良臣絕跡於
內良將離心于外士卒糜爛于疆場宋之天下有可爲而卒
至于不可爲皆浚有以致之也愚以爲其材甚庸其識甚闇
其性甚妬其量甚狹其自用也甚專生平勲業德行無足紀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縣東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又東北入于縣是則萊蕪之汶由西南行入濟朱虛之汶由東行入濰以達于海者也二汶固不同矣以今地理核之汶河水有數源其經流一自萊蕪縣東北原山之陽發源一自泰安縣泰山之北仙臺嶺發源至故縣鎮二水合流謂之大汶河又西南逕焦家店與萊蕪縣之牟嬴二汶會牟汶有二一自縣東南寨子村海眼泉發源一自縣東古牟城東響水灣發源至盤龍莊二水合流西至瀘馬河合於嬴汶嬴汶有二一自萊蕪縣南宮山之陰石漏河發源北流會牟汶一自縣東北大龍潭發源南流會牟汶並南合爲一流又西至半壁店復會南北諸泉入泰安縣界至焦家店合于大汶逕無鹽山西與北汶會北汶本于泮水自泰安縣泰山西桃花峪發源東南流至郡城又東南流有石汶水入之又東南至無鹽西合于大汶小汶水自新泰縣東北龍堂山南麓發源南流逕嶺陽店至南鮑莊入新泰界西流逕靈植堡入泰安縣界逕徠山南又西南至故柴城北世謂之柴汶又西南至大汶口合于大汶此汶之名各不一也詩言汶蓋指大汶言之酈氏又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按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注龍在泰山博縣西南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注齊邑今泰山嬴縣哀十一年會吳于伐齊克博壬申至于嬴然則嬴博以南屬魯界龍以北屬齊界故成二年取汶陽田蓋汶之南皆魯地也且酈氏云文水屈從博縣南西流又西南經龍鄉故城南益知齊魯往來

要道實在羸博當今寧陽東平間故襄公之來會由之扼要之地卽爲大都通邑惜正義之未能詳指其地也

韋顧昆吾考

商頌韋顧旣伐昆吾夏桀箋韋豕韋彭姓顧昆吾皆已姓正義國語云已姓昆吾蘇顧董溫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豕韋卽彭姓顧與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曰豕韋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爲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興爲伯也或言豕韋有三据唐書宰相世系表豕韋風姓顓頊孫大彭爲夏諸侯國于彭城是有風姓豕韋也据左傳蔡墨云其後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是有劉姓豕韋也据世本豕韋防姓是又有防姓豕韋也按豕韋本彭姓若加以風姓劉姓防姓則是豕韋有四亦不止于三也此三說皆非也

世本之防姓防與彭音相近而譌左傳之劉姓夏孔甲曾命御龍氏更豕韋之後一龍死御龍氏不能致龍尋遷魯縣彭姓豕韋復國終夏之世皆彭姓至商武丁五十年征豕韋克之乃以劉累之後代之賈逵亦云祝融之後封爲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當夏桀時豕韋實彭姓非劉姓也鄭語彭姓彭祖豕韋諸稽韋昭注及左傳杜預注皆云豕韋彭姓不聞有風姓唐書宰相世系表本諸國語而改彭爲風其謬顯然通志氏族畧以豕韋爲風姓卽沿世系表之誤蓋豕韋在夏以前惟彭姓彼三說者皆誤也元和郡縣志滑州白馬縣南有韋城卽豕韋之國顧國據哀二十年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竹書帝癸二十九年商師取顧杜預云顧齊地國名記云濮州范縣東南有古顧城至昆吾之見于典籍

者如國語云昆吾爲夏伯史記楚世家云顓頊之後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昆吾昆吾氏夏之時常爲侯伯桀時湯滅之竹書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于有蘇帝廙四年昆吾氏遷于許帝癸二十六年商滅溫二十八
年昆吾氏伐商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此昆吾氏顛末也昆吾始封在濮陽故哀七年左氏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別封在蘇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唐書世系表昆吾之子封于蘇其地卽鄴西蘇城蘇與溫一地而異名同隸衛境然溫在河北濮陽在河南相去數百里聲勢足以相援故湯先滅蘇以弱昆吾繼克昆吾以弱桀耳夫湯都亳當今歸德商邱書序湯征桀升自陟鄭君謂在河曲之南正義謂在潼關左右當日大勢湯先自東稍西滅顧以絕近患乃渡河取韋復西向取溫則東南諸國莫不賓商昆吾之在濮陽者或率師入衛或奉桀以伐商而不知其地已爲湯所有卽不然亦路中斷不可通桀右臂已斷然後逾王屋沿河西北悉銳以攻安邑而昆吾自破夏自舉矣武王之伐紂也從西南而東北湯之伐桀也從東南而西北商頌二句中按其地理當日伐桀之前後瞭如指掌古人歌頌簡括明肅後人明辨深思之天下大勢有不煩聚米畫沙而灼然自見余故考而出之以明夫湯之所以得天下者

封建考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

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職方所云與大司徒所載脗合無疑而禮記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顯與周禮不合而鄭注以王制爲殷制云武王初得天下因殷爵三加爲五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其後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遷大九州之界益封加地爲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之國蓋當日情形實如是也說者謂孟子立論所以抑當時七雄吞并之勢故云齊魯始封方百里王制漢儒所作遂祖其說豈篤論哉夫大司徒職方所

言皆周制周自周公伐奄以後滅國者五十斥大九州天下大平由是而制周禮故有五百四百三百二百里之制蓋論其頒布之時當在成王七年以後若周禮未成以前則所用者尙仍殷制周制公侯伯或食封疆之半或食其三之一而東遷後王室日衰諸侯放恣封疆所出皆以自食故惡周禮之害已挾而去其籍而周初所行之殷禮且幸而得存故孟子舉以告北宮錡秦漢儒者集以爲王制而周禮之遺佚蓋已久矣至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鄭注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賈疏謂市取美物以貢天子竊計公之貢一歲多至四萬夫幾與春秋晉取衛貢五百家吳取魯賦八百乘等非王者無總貨寶之意蓋所謂其食者皆以之爲官吏祿用之費計天子公田三十二萬夫祿數均十四萬有奇

是王畿方千里其食者半矣諸公方五百里公田八萬夫為
王畿四分之一若其朝野官吏亦四而得一祿數抵王國而
不減應三萬八千四百餘夫諸侯方四百里公田五萬一千
二百夫為諸公三之二而少若官吏亦三而減一祿數惟中
下士相同餘俱二而減應一萬七千有奇諸伯方三百里公
田二萬八千八百夫為諸侯之半而有餘若官吏亦減半祿
數抵侯國而不減應九千六百餘夫諸子方二百里公田一
萬二千八百夫諸男方百里公田二千二百夫若官數仍遞
減則男之官太少不可為國子男除庶人在官及鄉遂諸官
以地計其他官數約倣王制諸男祿數倣王制而上下四中
士為有加諸子惟卿食縣餘俱倍于諸男計諸子班祿應三
千二百餘夫諸男應八百七十餘夫凡公侯伯子男祿數與
所云其食半及三之一四之一俱不甚遠則以之為官吏祿
用較入貢于王為說長也

鄭氏書目考

兩漢說經大師著述繁富莫如鄭君後漢書本傳云門生相
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所注周易尚書
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
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
孝存周禮難凡百萬餘言今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核之惟
乾象歷七政論不行于世其他諸書較本傳所載為多然隋
唐三志各有舛錯或誤并他人之書或不載鄭君之名不可
不考正也玉海云唐志鄭元毛詩譜三卷隋志二卷太叔求
及劉炫注今隋志毛詩譜二卷但云太叔求及劉炫注載在

徐整毛詩譜下不知是鄭君所撰之譜矣徐整亦非自撰詩譜釋文敘錄稱徐整暢太叔裘隱國史志云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是皆注鄭譜耳隋志不言鄭撰是其疎也新唐書藝文志云鄭元注戴聖禮記二十卷又禮議二十卷禮記引三卷攷劉胸舊志云禮記二十卷戴聖撰鄭元注又云禮義二十卷戴聖等撰杜氏通典政和五禮新儀並言是戴聖撰無鄭元注新志連屬言之誤也新唐書藝文志云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又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舊志亦云尚書釋問四卷王粲問田瓊韓益正鄭元注蓋王粲有疑于鄭學而問鄭之弟子田瓊韓益釋之所問所正皆鄭氏之注故言鄭氏注以申明之後人誤以為鄭元撰者非也他如周禮大宗伯賈公彥疏引爾雅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鄭未注爾

雅此不足據又朱子書河圖洛書曰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鄭氏註法龜文也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也鄭康成無大戴禮註朱子誤以盧辨注為鄭注耳又玉海附載忠經一卷馬融撰鄭元注崇文總目在小說此係偽書不足錄又劉克莊墨莊漫錄載漢宮香方鄭康成注尤謬妄也余向與惠定宇家鳳喈共講鄭氏學各取書目考證之尚多不全不備今歸田多暇輒復論定據後漢書本傳鄭志目錄晉中經簿梁七錄隋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參以宋藝文志崇文目玉海御覽釋文諸書畧訂其誤俾後之談鄭學者覽焉

周易注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梁十二卷隋九卷舊唐志九卷新唐志十卷按玉海費氏之後易經上下離為六卷繫辭而下五篇合為三卷宋藝文志鄭元周易文言注義一卷蓋宋時惟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合為

一卷餘皆逸也舊本十二卷後為九卷
所唐志云十卷者釋文所謂錄一卷也
乾鑿度注 李淑書目二卷
宋藝文志七卷
通卦驗注 李淑書目二卷
宋藝文志二卷
稽覽圖注 宋志一卷玉海永樂大典同通考二卷書錄解題
卷及二卷三卷無標目者
非謂稽覽圖有七卷也
辨終備注 玉海一卷
是類謀注 玉海一卷

乾元序制記注 玉海一卷
坤靈圖注 玉海一卷按玉海云今三館所藏乾鑿度通卦驗
辨終備第四是類謀第五乾元序制記
第六坤靈圖第七二卷三卷無標目
尚書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九卷唐同按本
傳云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唐志云鄭元注古

尚書義問 隋志梁有義問三卷鄭元王
尚書大傳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三
尚書緯注 梁六卷隋三卷唐三卷按唐志有鄭注尚書緯三
卷宋以後亡其緯書不可考今畧檢諸書補其目

刑德放注 見御覽六百
帝命驗注 見初學記九卷
考靈耀注 見藝文類聚一卷
璇璣鈴注 見玉融策秀才李文善注以上緯書
尚書中候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梁八卷隋五
合符后運衡觀期考河命義明霸
免苗與契握雜余命摘雜貳稷起

毛詩箋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
二十卷唐志云箋毛詩詁訓二十卷

文尚書 九卷

尚書義問 隋志梁有義問三卷鄭元王
尚書大傳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三
尚書緯注 梁六卷隋三卷唐三卷按唐志有鄭注尚書緯三
卷宋以後亡其緯書不可考今畧檢諸書補其目

刑德放注 見御覽六百
帝命驗注 見初學記九卷
考靈耀注 見藝文類聚一卷
璇璣鈴注 見玉融策秀才李文善注以上緯書
尚書中候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梁八卷隋五
合符后運衡觀期考河命義明霸
免苗與契握雜余命摘雜貳稷起

毛詩箋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
二十卷唐志云箋毛詩詁訓二十卷

文尚書 九卷

尚書義問 隋志梁有義問三卷鄭元王
尚書大傳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三
尚書緯注 梁六卷隋三卷唐三卷按唐志有鄭注尚書緯三
卷宋以後亡其緯書不可考今畧檢諸書補其目

刑德放注 見御覽六百
帝命驗注 見初學記九卷
考靈耀注 見藝文類聚一卷
璇璣鈴注 見玉融策秀才李文善注以上緯書
尚書中候注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梁八卷隋五
合符后運衡觀期考河命義明霸
免苗與契握雜余命摘雜貳稷起

毛詩箋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經簿有隋
二十卷唐志云箋毛詩詁訓二十卷

毛詩譜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新唐志三卷舊唐志二卷宋三
詩緯注卷唐三

儀禮注本傳有晉中經簿有隋十七卷唐同

周官禮注晉中經簿有隋志十二卷唐十三卷按本傳云從

節撰鄭司農碑注本傳稱其注儀禮禮記較為詳備矣

答臨孝存周禮難本傳有鄭志目錄正義作林孝存史承節碑作孝

禮記注本傳有鄭志目錄有晉中

魯禮禘祫議本傳

喪服經傳注隋一

喪服變除注唐志一卷此戴德所撰而鄭注之

喪服譜隋一卷唐志作

三禮目錄隋一卷唐同梁

三禮圖隋九卷同侍

禮緯注隋志云三卷亡今取

斗威儀見文選七

含文嘉見御覽

禮記默房注梁三卷

左傳注本傳云從張恭祖受左氏春秋邢昺孝經疏引春秋

傳未成盡以與服虔為服氏注

鍼左氏膏盲本傳有鄭志十卷

釋穀梁廢疾本傳有鄭志三卷唐同

發公羊墨守本傳有鄭志二卷

駁何氏漢議隋二卷唐志云何休春

春秋左氏分野梁一

春秋十二公名

梁一卷

孝經注

本傳有隋一卷唐一卷太平寰宇記作鄭小同撰者非

論語注

本傳有晉中經簿有隋十卷又九卷唐十卷

論語釋義注

舊唐志十卷新唐志一卷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

隋一卷唐志作論語篇目弟子一卷

孟子注

隋七卷唐同

六藝論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隋一卷唐同

駁許慎五經異義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唐十卷

答甄守然書

鄭志目錄有甄子然通作甄子然

乾象歷法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

天文七政論

本傳有鄭志目錄有

日月交會圖

梁一卷又有日月本位次圖疑亦鄭注

九宮經

隋三卷

九宮行棊經

隋三卷

九旗飛變

舊唐志一卷鄭元撰李淳風注

漢律章句

晉書刑法志魏時承用漢律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於是下詔

但用鄭氏章句

不得雜用餘家

鄭元集

梁二卷錄五卷唐二卷近盧見會輯鄭司農集一卷疏所引之尚書中多如玉海所引之三禮序論語序詩芣苢

候序皆不可得矣

樂緯動聲儀

諸書皆不言鄭元注則鄭君曾注樂緯信矣

鄭志

鄭小同撰本傳有隋十一卷唐九卷

鄭記

隋六卷唐同

尚書音

隋經籍志云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元李軌徐邈等撰釋文敘錄云漢人不作音後人所托

毛詩音

舊唐志毛詩諸家音十五卷鄭元等九人等注釋文敘錄載鄭元等九人

禮記音 梁一卷舊唐書二卷新唐志三卷曹耽解釋文敘錄一卷

周官音 舊唐志三卷新唐志一卷同釋文敘錄一卷

儀禮音 梁二卷釋文敘錄一卷

伏波將軍印考

有耕于濟南之野者得古銅印一長寸方如之紐以龜文伏波將軍左下稍損缺字迹尚完好可識咸以為馬援故物按伏波之名不見于歷代百官表與志中蓋有事則命之事畢則歸其印綬非官之常設者爾前漢南粵傳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魏志文昭甄皇后傳青龍二年以甄像為伏波將軍監諸將東征又夏侯惇傳鄴破遷伏波將軍又孫禮傳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又滿寵傳破吳于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晉書盧欽

傳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又葛洪傳檄洪為將兵都尉遷伏波將軍是兩漢及魏晉間多有為之者獨援居是官久世皆以其官稱之光武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東平王蒼曰何不畫伏波將軍故其名特著非遂可指為援物也東觀記援上書云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奏可今大字無外嚮狀蓋印篆之正者吾氏衍云朝爵印文皆鑄軍中印文皆鑿惜銅質磨蝕鑄與鑿不可辨當求王厚之顏叔夏姜夔輩是正之

隱公不書即位辨

春秋懼亂臣賊子而作何以始隱公懼其事之見于吾魯而閔隱之不得正其始而正其終也隱之不得正其始不書即位也不書即位攝也然攝之為言魯史之舊也桓公弑君弑

兄諱之屬之羽父而羽父委之為氏隱之被弑不詳而為氏之誅誰氏史皆深沒其文而以薨赴于四方則隱公即位之文亦必桓追而削之如明永樂之于建文天順之于景泰故孔子莫得而書莫得而書故以不書者閔之公羊謂成隱公之意非也且桓之弑必有他故羽父公子專權久矣其于太宰非所急也不應以求太宰故遂至于殺桓及隱不聽復卽譖于桓而弑之其視弑君如左右取攜之便此必非情理所有蓋是時隱長而賢國人悅之會盟征伐率親往莅其役而桓之為人陰狠賊鷲隱豈不漸窺而得之桓年漸長迴翔而不卽授之位因以猜疑觀望而乘遇清之後忽發禍機于不測此謀弑之所由來必非羽父之故桓非獨與聞乎弑而已也比其卽位旣以隱母之卑桓母之貴布告列國因深沒已篡弑之名并削隱卽位之實以為宜繼惠公之後而隱無與焉蓋當日情事如此孔子知之生二百餘年之後無從筆之於書而姑仍其微左氏紀其大畧而公羊指以為弑則桓之惡真足以欺天下後世矣故三傳之有功于經豈渺小哉孔子生乎定哀見東遷以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接踵於世而魯以周公之後秉禮之國乃與華督州吁潘崇諸人相繼而起周道始壞絕于惠隱之際此尤孔子所深懼也故春秋者為亂臣賊子作實因魯而作所以十二公以隱居首也

子以母貴辨

公羊論魯桓公曰桓何以貴母貴也又曰子以母貴又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嗚呼何其傾也禮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魯惠公娶於宋而孟子為元妃若仲子聲子皆孟子之姊

姪則皆媵妾也何以獨貴仲子卽何氏謂媵有左右亦不得以右爲尊而左爲卑也仲子雖宋武公生聲子亦必公族之子同爲子氏同爲媵妾何以有貴賤之分且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繼室攝小君之位其分尊故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叔向以爲賜之內主使仲子爲右媵則繼室當屬仲子何以聲子繼之聲子旣繼是聲子時爲右媵已貴于仲子明甚何以轉謂之卑故公羊又謂其尊卑也微又謂仲子微也何休亦謂仲子卽卑稱其自相矛盾也明矣或謂聲子之卒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耐於姑不稱夫人不曰薨不言葬其爲媵信矣然爲孟子之媵故孟子卒卽攝其位若仲子未必爲孟子之媵也傳書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意孟子旣卒惠公聞仲子之異因而求婚焉因

以有歸我之文與娣姪媵者不同而惠公旣愛仲子欲立其子因授意于隱公諸大夫知之國人信之周天子亦聞之故歸之以贈及考宮羽萬而衆莫議其非也東遷以後周禮放佚如衛莊公初娶莊姜又娶戴嬀鄭莊公娶鄧曼又娶雍姑已乖不娶二姓之義並后匹嫡往往有之蓋婚姻之道廢久矣且桓公卽位後必以仲子之貴誕告國人明已之所宜立必舉聲子之卑以表隱公之不成乎君史官書之冊府傳之宜競謂之貴而不知慎也若夫史記稱惠公爲隱公娶于宋宋女至奪而自妻之遂以生允是事不見經傳且穀梁子夫人子氏薨謂隱公之妻是隱初妻于宋旣爲父奪已復妻於宋此必無之事也

公山弗擾以費叛辨

弗擾叛季氏非畔魯也蓋大夫家臣仍是諸侯之臣諸侯卿大夫仍是天子之臣大夫驕恣不臣家臣背之不可爲畔以季氏出君專國弗擾思執桓子以除魯害天道好還出於理之所宜惟弗擾據邑之時其心未知何屬耳當是時魯通國中幾於不知魯君止知季氏見其貳於季羣謂之畔若孔子視季氏弗擾則同爲不靖之臣豈有區別於其間哉使乘弗擾之亂能去季氏季氏去而孟叔自去去三家以還公室與公室以興東周其中或有機焉此欲往之微意也夫以季氏之強較晉三卿齊田氏殆有甚焉不卽爲晉者魯地狹三家分之不足以自立并之而不能并也且三家互爲牽制不能如田氏之專所以幸而僅存而孔子之志欲去之久矣一爲司寇卽墮三家之城俾失其所據若孔子得久于爲政其去

三家必矣而於弗擾又何嫌焉程子謂整弗擾以改過是又不然弗擾所畔乃逐君之巨惡大慙何過之可改佛畔亦晉趙氏之宰也金仁山云當時大夫專制習以爲常故以二子欲張公室爲大罪聖人在下旣不能治諸侯大夫二子之叛夫子所不絕也此皆聖人有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信矣夫子於諸侯陵天子則譏於大夫陵諸侯則譏獨無譏家臣者或曰春秋以盜書陽貨者何曰貨所竊寶玉大弓魯君之世守也故以盜書豈爲三家書也哉

外丙仲壬辨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注曰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孫奭疏無異辭史記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子弟外丙外丙崩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崩伊尹乃立太丁

之子太甲其文本之世本與孟子合劉歆引殷歷曰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班固古今人表中上列外丙仲壬譙周古史考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晉語曰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又韋昭國語注曰帝甲湯後二十五世也晉世所出竹書紀年外丙名勝三年陟仲壬名庸四年陟帝王世紀太子早卒外丙代立皇甫謐云商之饗國也三十一王是見居位者實三十一王而三十一者兼數太子丁也並與孟子合自偽孔傳有湯崩踰月太甲卽位之文孔穎達附會之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以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竟去外丙仲壬自是以後疑信者半蓋其時皆未知孔傳爲偽書故也然言有外丙仲王者有周漢魏晉經史之文言無外丙仲王者除僞傳外無聞焉書序成湯旣歿太甲元年猶易繫辭神農

氏歿黃帝堯舜氏作非指繼世而言不足援以爲證無徵不信亦信其有徵者而已程子曰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夫外丙兄也方二歲仲壬弟也顧已有四歲乎湯年百歲而崩時尚有二歲四歲之少子乎或以外丙二歲卒仲壬四歲卒是則皆未立也何于太丁云未立于外丙仲壬云二年四年乎使外丙果二歲卒仲壬果四歲卒是賢愚未可知也班固人表得定爲第四品乎此尤曲說不攻自破矣金氏前編不列外丙仲壬并載大紀論言殷立弟非正其舛謬處如以仲丁爲沃丁七世爲九世是皆不信孟子史記漢書國語而襲用皇極經世書之病耳朱子注孟子不多用趙說惟此引于程子之前蓋亦以趙說爲是矣其北辰在行相隨也中孚爲春融堂集卷三十四終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

春融堂集卷三十四終本與孟子合劉歆引殷歷曰凡殷世
曆年之消蓋亦以歲始為其矣班固古今人表中上列外而
以皇極經世書之誠耳未于也孟子不多用故歸卦也庚子
下為元丁十世為大世是皆不計孟子中與黃書國語而變
以依丙申壬戌建大略簡有與立策非五其按時則依以申
人妻時家為樂四品乎此大曲結不效自始矣金刃前歸不
年則依丙果二歲卒申壬果四歲卒是贊愚未可嘆也喪固
是順晉未立也何于太丁云未立也依丙申壬云二季四季
相繼皆三歲四歲之少也乎是也依丙二歲卒申壬四歲卒
依丙申也依二歲申壬庚申日官四歲平是年百歲而歲
言亦言其有遺者而曰歸于曰依丙式二歲申壬式四歲夫
因與黃帝集經凡非許繼世而言不與對以為證無難不

春融堂集卷三十五

青浦王親德甫

解說

乾鑿度主歲卦解

乾鑿度云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
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
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為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
以開時而治六辰蒙為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開時而
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為貞左行開時而治
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為貞其爻右行開時而
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為
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為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

歲期而周復从於貞今考其法主歲之卦以周易上下經爲序而爻之起貞則以卦氣六日七分爲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故從初爻起爲貞其卦於六日七分在某月卽以其月起初爻陽卦左行陰卦右行兩卦以當一歲前卦爲陽後卦爲陰其行皆間一辰乾於卦氣在四月巳坤於卦氣在十月亥今乾初不起四月坤初不起十月者以十一月子陽生五月午陰生乾坤尊不與衆卦耦故乾初爻貞於十一月子九二爻辰在寅九三爻辰在辰九四爻辰在午九五爻辰在申上九爻辰在戌坤又不貞於五月者五月與十一月皆陽辰間辰而次則相重矣故退一辰初爻貞於六月未六二爻辰在酉六三爻辰在亥六四爻辰在丑六五爻辰在卯上六爻辰在巳屯於卦氣屬十二月初候故初九爻辰在丑六二爻辰

在卯六三爻辰在巳六四爻辰在未九五爻辰在酉上六爻辰在亥蒙於卦氣屬正月二候故初六爻辰在寅九二爻辰在辰六三爻辰在午六四爻辰在申六五爻辰在戌上九爻辰在子若師於卦氣屬四月二候比亦屬四月三候陰卦與陽同位陰卦退一辰而貞五月兌於卦氣屬八月方伯之卦巽亦屬八月初候陰卦與陽卦同位陰卦宜退一辰而貞九月巽爲陽兌爲陰今兌不退而巽退者以兌是四正卦故不退兌而退巽然不獨同位然也凡陽卦在陽陰卦亦在陽辰陽卦在陰辰陰卦亦在陰辰皆後卦退一辰以爲貞小畜貞四月履貞六月同在陰辰則履初貞七月申同人貞七月大有貞五月同在陽辰則大有初貞六月未噬嗑貞十月賁貞八月同在陰辰則賁初貞九月戌咸貞五月恒貞七月同

在陽辰則恒初貞八月酉遯貞六月大壯貞二月同在陰辰
則大壯初貞三月辰損貞七月益貞正月同在陽辰則益初
貞二月卯夬貞三月姤貞五月同在陽辰則姤初貞六月未
萃貞八月升貞十二月同在陰辰則升初貞正月寅困貞九
月井貞五月同在陽辰則井初貞六月未震貞二月艮貞十
月同在陰辰則艮初貞十一月子漸貞正月歸妹貞九月同
在陽辰則歸妹初貞十月亥豐貞六月旅貞四月同在陰辰
則旅初貞五月午皆退一辰也至泰在正月貞其陽辰否在
七月亦陽辰自宜避之以兩卦獨得乾坤之體故各貞其辰
而皆左行泰則寅卯辰巳午未否則申酉戌亥子丑三陽在
東北三陰在西南陰陽相比共復乾坤之體也至中孚於卦
氣在十二月子小過於卦氣在正月寅退一辰宜貞二月卯
而貞于六月未者以六十四卦中取坎離法乾坤而爻辰同
終以中孚小過效乾坤而爻辰亦同不用既濟未濟者以小
過止須一卦易位既濟未濟便須兩卦皆易故不用也朱震
作十二律圖坤初六六月未六二四月巳六三二月卯六四
十二月丑六五十月亥上六八月酉是誤解右行之旨而雜
出于京氏納辰之法 國初黃宗羲主歲卦圖亦沿其誤不
知乾鑿度所言左右者以子午南北言之則東在左西在右
乾生子中自北而東向左為左行坤始未中自南而西向右
為右行其實皆左行故曰交錯並行非順逆之謂也

乾 子寅辰
午申戌

坤 未酉亥
丑卯巳

屯 丑卯巳
未酉亥

蒙 寅辰午
申戌子

需 卯巳未
酉亥丑

訟 辰午申
戌子寅

師 巳未酉

比 午申戌

小畜 巳未酉

履 申戌子

泰 巳未辰

否 申酉戌

同人 申戌子

大有 未酉亥

謙 未酉亥

豫 辰午申

隨 卯巳未

蠱 辰午申

臨 未酉亥

觀 辰午申

噬嗑 巳未酉

賁 辰午申

剝 辰午申

復 未酉亥

无妄 辰午申

大畜 卯巳未

頤 午申戌

大過 巳未酉

咸 午申戌

恒 卯巳未

遯 未酉亥

大壯 辰午申

晉 卯巳未

明夷 辰午申

家人 午申戌

睽 未酉亥

蹇 午申戌

解 卯巳未

損 申戌子

益 卯巳未

夬 辰午申

姤 未酉亥

萃 卯巳未

升 申戌子

困 辰午申

井 未酉亥

革 辰午申

鼎 未酉亥

震 卯巳未

艮 午申戌

漸 申戌子

歸妹 巳未酉

豐 未酉亥
丑卯巳

旅 午申戌
子寅辰

巽 戌子寅
辰午申

兌 酉亥丑
卯巳未

震 未酉亥
丑卯巳

節 申戌子
寅辰午

中孚 子寅辰
午申戌

小過 未酉亥
丑卯巳

既濟 亥丑卯
巳未酉

未濟 子寅辰
午申戌

鄭氏爻辰解

易乾九二爻正義云諸儒以為九二當太簇之月陽氣發見則九三為建辰之月九四為建午之月九五為建申之月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土九為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不得言與時偕極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諸儒此說于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似聖人漸出宜據十一月之後至建巳之月巳來乾卦之象其應然也孔氏黜鄭尊王故有是難然又

云陰陽二氣共成歲功故陰興之時仍有陽在陽生之月尚有陰存所以六律六呂陰陽相間取象論義與此不殊則又未嘗盡非鄭學也蓋陰陽大運無不有互乘交錯之理以天文言之日為陽月為陰歲熒惑鎮為陽太白辰為陰斗魁為陽尾為陰天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節候言之四月純陽用事陰在其中故靡草死十月純陰用事陽在其中故薺菜生十二辟卦之升降所以明二氣消息之端十二鐘律之迭運所以明萬物化生之本固有未可執彼而廢此者今由所謂爻辰者畧舉之乾初九辰在子上午值中宮天柱五星隋志云建政教立圖法之府故屯初曰利建侯九二辰在寅上午值箕尾天江四星石氏云天江明動大水不具津梁不通故需二曰需于沙九三辰在辰上午值軫巫咸云軫天車故小畜三失

中曰輿脫輻九四辰在午上值柳鬼與西方白虎七宿近故履四曰履虎尾九五辰在申上值參觜鄰萌云參伐星大則兵起故同人五曰大師克相遇上九辰在戌上值中宮五帝座張衡曰五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故大有上曰自天祐之坤初六辰在未上值井黃帝占云東井如水用法清平如水故蒙初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六二辰在酉上值紫微少衛二內比五猶少衛之列紫宮故比三曰比之自內六三辰在亥上值虛哭泣四星故履三曰噬人凶又值司危二星甘氏云司危驕逸亡下故又曰武人爲于大君六四辰在丑上值斗石氏云斗將相爵祿之位巫咸云南斗天機大明將相同心故泰四曰不富以其鄰六五辰在卯卯與九二辰辰比故大有五曰厥孚交如上值角星折威故又曰威如王六辰在巳上值內宮天權天權一名伐星石氏云主天理伐無道故謙上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余撰鄭易學通常悉推其說罔不與天象合繫辭傳謂仰以觀于天文及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者於是益信而有徵矣宋劉光世撰水村易說亦取星象爲證驗然劉氏取象主于日所躔鄭君取象主于星所麗說各不同而又不及鄭易之悉合且司馬遷律書次七政二十八舍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已有是說而後漢書載費直周易分野甚脩鄭君傳費氏學則是爻辰之配其來有自故班固律歷志韋昭周語注率與鄭同何妥註文言亦從之孔穎達之難其真拘隅之見也夫

乾三三三 子寅辰
坤三三三 未酉亥
屯三三三 丑申巳
蒙三三三 丑卯巳
得陽氣雜似龍見
詩正義

需 三三 子寅辰

訟 三三 未寅亥

師 三三 未寅亥

比 三三 未寅亥

小畜 三三 子寅辰

履 三三 子寅辰

泰 三三 丑寅辰

否 三三 未寅亥

同人 三三 子寅辰

大有 三三 子寅辰

謙 三三 未寅辰

豫 三三 未寅辰

隨 三三 子寅辰

蠱 三三 未寅辰

臨 三三 子寅辰

觀 三三 未寅辰

噬嗑 三三 子寅辰

賁 三三 子寅辰

剝 三三 未寅辰

復 三三 子寅辰

元妄 三三 子寅辰

大畜 三三 子寅辰

頤 三三 子寅辰

大過 三三 未寅辰

坎 三三 未寅辰

離 三三 子寅辰

咸 三三 未寅辰

恒 三三 未寅辰

遯 三三 未寅辰

大壯 三三 子寅辰

晉 三三 未寅辰

明夷 三三 子寅辰

家人 三三 子寅辰

睽 三三 子寅辰

蹇 三三 未寅辰

解 三三 未寅辰

損 三三 子寅辰

益 三三 子寅辰

夬 三三 子寅辰

姤 三三 未寅辰

萃 三三 未寅辰

升 三三 未寅辰

困 三三 未寅辰

井 三三 未寅辰

革 三三 子寅辰

鼎 三三 未寅辰

震 三三 子寅辰

艮 三三 未寅辰

鄭云泰六五爻辰在卯見周禮疏

鄭云蠱上九艮爻艮為山辰在戌得乾氣見禮記正義

鄭云賁九三位在辰得巽氣見禮記正義

鄭注乾鑿度云復六四于辰在丑剝六五辰在卯

鄭云大過上六位當巽位見

禮記正義

鄭云坎六四辰在丑丑上值斗見

宛邱正義又云坎上六爻辰在巳見公羊疏

鄭云明夷六二辰在西見禮記正義

鄭云困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又云困四爻辰在午見儀禮疏

漸三三 未酉辰

歸妹三三 子寅亥

豐三三 子酉辰

旅三三 未酉辰

巽三三 未寅辰

兌三三 子寅亥

渙三三 未寅辰

節三三 子寅亥

中孚三三 子寅亥

小過三三 未酉辰

既濟三三 子酉辰

未濟三三 未寅辰

文祖藝祖解

虞書舜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五府之大名又歸格于藝祖鄭注藝祖即文祖猶周之明堂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益而無四方黃帝合宮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也堯始名五府則九宮五室之制實備于陶唐五府各有名南曰文祖南屬離火文明燦然之象故曰文祖帝王南面而出治雖四時各有所居而朝會諸大典必于明堂蓋取向明之義所以南向一室又為五府之總名鄭解藝祖云即文祖言此藝祖非他廟亦在明堂而已非謂南向室之文祖又名藝祖世儒謂文與藝同義藝祖即是文祖不知夏商以前無以藝為文者至漢以後始以六經為六藝帝王法官一經議定垂之冊府永久不易斷無有以字義相通輒信手改竄也蓋文祖者南向室藝祖者北向室月令冬則天子居元堂舜十有一月北巡狩歸格于藝祖以冬而格藝祖則藝祖為北向室無疑樹藝之事胚胎于冬故北向室為藝祖也問嘗旁羅傳記五府之名具可攷見蓋中室名太室尚書大傳虞夏傳曰尙攷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云太室明堂中央室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是也西向室名總章尸子曰黃帝

合宮有虞曰總章又曰觀堯舜之行于總章是也東向室名
總期張衡東京賦黃帝合宮有虞總期是也李善注文選總
期卽總章其說非也五府者中太室南文祖北藝祖西總章
東總期而統名文祖猶周之統名明堂鄭以藝祖爲卽文祖
如周稱青陽元堂皆曰明堂也而後儒不知并爲一談是猶
指明堂而曰又名元堂始失之矣尙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
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榘蒼曰靈府
文祖見于經而神斗顯紀元榘靈府他書不概見識緯之學
遺佚已多不能盡通其說也

九族旣睦說

書稱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卽爲下文
舉舜攝位緣起蓋堯舜同姓在九族之內史記黃帝長子元
囂元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堯自黃帝至堯五世黃
帝次子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
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黃帝至舜九世
舜高祖敬康與堯爲族昆弟皆在九族之內也窮蟬以降世
爲庶人舜陶漁耕稼遷徙無常乃堯聞四岳有鯀在下之語
卽曰予聞如何此惟堯展親睦族下不遺于微賤故舜之孝
行早有所聞而四岳言之不覺如響之應也時史臣以德成
受禪謂帝堯創未有之局而不知久在衡鑒中恐天下後世
未盡知之故堯典從其德而先書之而數千年來說經者總
未推及于此可知論古之難矣後人動稱堯舜傳賢而不知
舜禹皆一本之親非傳于異姓也及西漢之末王莽託親王
室妄稱居攝孔光張禹不能引經義以相抗至于漢祚中移

其後當塗典午以迄六朝登壇勸進之文皆侈言舜禹而于官天下卽家天下全無辨別後儒經術不明權奸篡竊其貽害可勝道哉

文王受命稱王說

秦誓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稱十一年者以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數之史記西伯卽位五十年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氏辯之詳矣然皆以臆對非有實據也余考經傳註疏及漢以前書皆云西伯受命而稱王則稱王而改元無疑也蓋其證有十四焉汲冢周書文程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一也伏生尙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也史記婁敬傳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三也皇甫氏謚帝王世紀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

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四也禮記中庸追王太王王季史記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皆不及文王以文王生已稱王故不追封五也詩吁嗟乎騶虞韓詩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賈氏誼新書云吁嗟乎騶虞騶虞者天子之囿非受命稱王安得稱天子之官與天子之囿六也又詩是類是禡按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非受命稱王安得行類禮七也白虎通三正篇云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又曰清酒旣載騂牡旣備言文王之牡用騂周尙赤也非受命稱王何以易服色八也春秋繁露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非受命稱王安得郊天又安得有六師乎九也春秋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意

以正為文王所改非受命稱王何以改正朔十也周公作易
 爻辭一云王用享于岐山一云王用享于帝非受命何以稱
 王何以享帝十一也王制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
 氏註云此夏殷之祭名詩小雅云禴祠烝嘗此周四時之祭
 名孔疏云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
 已改殷之祭名非受命稱王何以易典禮十一也竹書紀年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四十年作靈臺靈臺辟雍王者之事非
 受命稱王何以及此十三也左傳襄三十三年北宮文子曰
 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
 聞長世周書數文王之德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畏而
 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据此文則
 順帝之則即是順文王之則非受命稱王何以稱帝乎十四

也若如歐陽氏言以十一年為武王則文王崩時武王已八

十三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至十年泰誓書序之稱

十一年洪範之十三年屬之誰乎金履祥修通鑑綱目前編既書西伯薨子發嗣于紂

丙寅二十祀之下至己卯書武王十有三年中列十二年以

強符十三年之數經書所無史記不載遽本皇王大紀以強

配三千八百年前之紀古聖賢行事光明俊偉非不欲終臣

節而天聽我聽天視我視實有轉于溝壑陷于水火者不得

不取其殘孟子謂聞誅獨夫紂初不以是為文武諱故或謂

始實翦商當從說文以翦為戩或謂維予侯與不謂自王而

興皆曲說也至以稱王為僭尤其未深攷者唐虞夏商天子

稱帝故史記于夏商兩代皆以帝名湯黜夏命為帝乙易謂

帝乙歸妹是也即紂亦稱帝辛文王稱王不稱帝周公追王

不稱帝是尊祖宗尚不敢與商竝且令子孫世世為王降于

夏商一等其爲至德明矣日之爲僭未之思耳自古善言天者必驗于人文王斷虞芮之訟歸者四十國人所歸卽天所命不必如緯書諸說以符瑞爲文也故言文王之受命者屢見于詩書文王雖受命猶不忍取殷祀而殄之遷延至于九年卽武王觀兵而返又遲之二年後渡孟津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蓋文武同是心也又何損于聖人歟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說

禹之治水也以治河爲要其治河也以導河北過洛水至于大陸爲要夫洛水一水之名耳何獨以洪水當之蓋河從西北來至洛水大陸則由高而卑故散漫奔溢幾及千餘里其地在今山西河南直隸間距堯都平陽爲最近故堯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又謂洛水警予者此也然則禹欲

治河水卽于大陸之下別爲九河掘地而注之海足已何以導河至積石至于龍門哉蓋河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駸駸乎有直趨東南之勢順其所之則中州之境皆爲澤國而欲奪淮以入海不俟今日始見矣河固北條之水也從兩山中行可不憂其南侵而至底柱以東稍折而北則從太行之麓有巨山數百里爲之限制更不能復潰而南故商雖屢受汎濫之患而河終不改道者此也自至大伾地勢日卑於是分爲九河合爲逆河其勢沛然而覃懷恒衛衛漳無不從河歸海大陸亦可耕作而北條之水無不治矣自底柱而大伾地勢較高水由此而上故謂之逆行其所以能逆行者因龍門旣鑿西北諸山之水盡入于河且數百里兩岸皆山則水積而日高以後水擁前

水是以能逆流北行而過洛水也洛者水勢奔騰衝激震悍之意禹治河一千八百餘年及周威烈王河潰底柱而南出蓋其時河在晉境韓趙魏互相爭奪堤防久廢不能繼禹之迹是以河得潰而改道也禹之治河惟孟子所云水逆行及班固所云引而載之高地兩言得盡其要蓋是時水之逆行非水之性也因其逆行而導之東北所謂故也行所無事以利為本其所以為大智也歟然水性潤下乘其逆而用者古亦有之若蜀郡太守李冰鑿離碓是也聚石為堆以分江勢其近南者激而行之百餘里而至成都數百萬頃田皆可得而灌溉此亦師禹之智也白河故道堰塞既久儒者不能推明其故故因孟子班氏之說而詳言之

許積卿字說

許子慶宗性聰穎異于常人年十一則已能誦五經史漢及韓柳歐蘇文放筆為詩與論皆文從字順駸駸窺作者戶牖歲戊戌正月其尊甫春巖觀察將攜以赴滇掘衣肅擗來而請曰願有以字也于是字之曰積卿六經言慶者屢矣而以陽為善以善為慶之說備于周易坤之卦由從陽以喪朋也而三日出震因之故曰乃終有慶豐之五能來處尊陽之位以白光顯也故曰來章有慶履與頤之上困之二兌之四皆因陽而善大畜與晉與睽之五失位變而之陽故象亦得稱慶也雖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文言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蓋自卦氣起中孚閱六日七分為一候閱三候為一氣以臨以泰以大壯則陽氣日積雷雨並作草木甲拆由此見天地之亨嘉焉况于人之法乾用事者歟夫積之義大矣泰山之

春融堂集卷三十五
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推之積土爲山積水爲海旦暮積謂
之歲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古之學者日就月
將緝熙光明自比年入學迄于論學取友知類通達如蛾
時術然皆積之謂也荀子曰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
爲積也小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謂小
爲無益而勿爲也能積微以至于著哉許子嗣是以往聰穎
勿以恃文字勿以矜乾乾積善馴至乎陽德之亨如廟之牆
焉宗子是以禔禧迪吉蓋不俟龜焦著撰而知也審矣春巖
觀察天下善士也告以斯言必將辟咄而詔有以進積卿也
夫

四士說

昔汪子茗文作師說亭林先生爲廣師繼之各指其學業所
至以著生平之愛慕世服其精識朗鑒予交天下士大夫凡
五十年不翅百十人近過廣陵復見汪君中通經邃史篤于
學志于古爲予所弗如蓋予于淮海之交有四士焉訓導寶
應劉台拱有曾閔之孝給事中王念孫及其子國子監生引
之有蒼雅之學暨君有揚馬之文時謂之四士三美宜矣唐
僖宗幸蜀品蒸朝倫以散騎常侍李潼比曾閔以前進士司
空圖比巢由以郎中孫樵比揚馬孫氏遂以序于集首考李
潼孝行不著于國史圖後起爲中書侍郎亦非與巢由爲伍
者蛻文雖見文苑英華及唐文粹諸書校之揚馬實多遜焉
今舉是三美儷于前哲將駕而過之世有汪顧諸先生必謂
余言不妄也

余言不妄也

今舉三美圖于前若欲觀而觀之世有五願齋先生必贈
告與文雖具文強英華又專文殊精清對之毋思實多後
重考訂不著于國史圖必誌為中書時頃亦非與與由為
空圖其集由以源中系熱出毋思其因後以事于集首
對宗幸與品蒸陳所以清德常對李童山會閱以補
之有善錄之學禮皆育學思之文制精之國士三美宜矣
學志于古為子規弗收蓋于干此幾之安育四士無
正十五不感百十八我此圖刻其具五吾中
至以落坐平之愛慕世其其辭滿願鑿于交天
士大夫

春融堂集卷三十六

青浦 王昶 德甫

序一

顧陶元重刻易隱序

顧子陶元得易隱於藏書家蓋卜書也愛其簡而要曲而盡
衷以迪吉逆凶積慶餘殃之理而不專於得失趨避以為工
於是使其客問序於余客曰錢卜曷為而仿也曰本之於著
著繁重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火珠林之術出以金
錢代之為趨於便也曰以十二支配八卦者何曰陽主升乾
之子寅辰午申戌故以順行陰主降坤之未巳卯丑亥酉故
以逆行乾陽生於子而坤陰不生於午者陰不敢敵陽比於
陽退一位周禮太師之六律六同國語伶州鳩言六間古法

皆如此非此則不能閒也客又曰自乾而艮陽支差一位自坤而離陰支差一位震與乾同巽與坤異者何曰震長子爲乾繼體六支與乾同巽長女六支雖與坤同而內外之卦乃與坤異位明女適人不得全與母同體也坎中男爻起於寅比震差一位艮少男又差一位兄弟長幼之序固然坤自未而已直兌少女之初爻自己而卯直離中女之初爻亦以逆行爲長幼之序爾八純卦初爻父母子孫兄弟各二而妻財官鬼惟一如乾金生子水坎水生寅木皆子孫艮土始辰土坤土始未土皆兄弟震木子水所生離火卯木所生皆父母惟巽木克丑土爲妻財兌金爲巳火所克爲官鬼而入純卦於是乎窮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也客又曰乾天也乾宮八卦有坤之卦四坎水也坎宮八卦有離之卦四他純卦皆然何也曰此繫辭所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曰六沖之卦有十者何曰八純卦其地支皆相沖也雷天大壯天雷无妄與乾震同故有十卦也客曰善夫夫子之說蓋卜易之源而易隱未之發者請錄爲序焉其可矣遂書而歸之俾鐫諸首簡

沈仲方尙書條辨序

疑古文尙書自朱子始後吳氏澄郝氏敬宗之然往往舉文詞體格爲言至國朝閣百詩引繩批根直抉其僞之所以然近日族兄鳴盛暨程編修晉芳江布衣聲又爲吹波助瀾而江氏之說尤精當閻氏攻古文毛氏奇齡有宛詞廣聽之作然毛氏謂百篇之名不始孔子墨翟有周公旦讀書百篇之語夫書自旅藝以下二十六篇皆周召諸人所作周公固

不當讀自著之書並不當讀召公之書且君陳以下十篇作在周公後公何從讀之至泰誓一篇在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之外劉向以來皆如是說而毛氏盡斥爲無據何以服後人之心由是以推其干人駁詰者蓋不可枚舉仲方嗜古博學於尙書之篇第及今古文之分合皆能精心力考駁毛氏之譌兼以補闕氏之所未及使毛氏復出不能難也而其語意和緩不以叫嘯攻訐爲長尤得儒者辨論之法然今文鬱缺斷爛非完書且其中爲杜林漆書劉向中古文所亂是以輻輳紛綸輸攻墨守不可詰究如此仲方他日南歸道吳而詢之江君更必有以分黑白而定一尊矣仲方又有逸周書條辨考證精審後有論汲冢者未能或之過也

朱眉洲詩緒輯雅序

海鹽朱君眉洲與余遇於秦中讀其詩知其爲詩人既而出其詩緒輯雅乃知君之所以爲詩人也詩教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不辨其名物雖欲協乎比興其道無由周公爾雅之作釋詩者居多而後世或忽焉求其義而昧其物昧其物而因以昧其義此不可不深思也十五國土物各別而天時地產之流變因之或昔有而今無昔無而今有或名同而實異或名異而實同士大夫之佔畢有不如農夫紅女之別識者矣且夫學詩者貴於多識卽以草木畧言之如杞有三見將仲子者杞柳也見南山有臺及湛露者梓杞也見四牡及四牡四月者枸杞也芑有三見采芑者菜也見文王有聲者草也見生民之什者穀也茶亦有三見谷風采芣者苦菜也見出其東門鴟鴞者茅秀也見七月良耜者委葉也其他動植醜

類之繁如桐有四榆有十鳩之類五蠅之類七雉之類十四不盡入於歌咏者又豈能悉數而盡之乎予嘗語朱君君游於秦久矣卽以秦風土論之雀之穿屋蟋蟀之入牀下殷雷之起南山惟長安爲然他處皆不似此秦之終南地里志謂在扶風武功縣東其地無梅故有條有梅毛公以柟釋之自終南而東南汝沱江漢閒多梅華有實故召南以標梅言之又舉梅實之數明其在仲春會男女之後蓋言一物而天時地產畢見焉詩三百篇如化工之肖物豈尋章摘句可髣髴其百一也歟自陸璣撰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唐開成年閒命集賢院學士繪爲圖圖亡久矣而自後釋名物者不下數十家君病其乖離蕪雜一一取而研窮之又合以耳目之聞見徵引也博辨晰也精所謂稱名小而取類大者非歟欲求多識考諸此足矣觀君名物之精則君之精於經審矣知君之精於經則君之工於詩又審矣洵乎其爲詩人也

汪少山齊魯韓詩義證序

史記稱漢興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班固謂三家或取春秋或采雜說皆不得其真魯最爲近之攷隋唐經籍藝文兩志韓詩二十二卷至唐猶存而外傳十卷今尙完好又諸書所引亦於韓詩獨多惟齊魯之詩久亡非獨其書不傳卽說詩之大旨有不得而考者矣雖然魏應集魯詩時京師諸儒會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肅宗使專掌難問親臨稱制則白虎通德論所載如相鼠爲諫夫其魯詩之遺歟包咸亦習魯詩何晏論語集解往往採包氏說則如註深淺厲揭亦魯詩之解歟翼奉傳齊詩言南方之

情惡行廉貞西方之情喜行寬大以釋吉日庚午又言詩有五際而詩緯汎歷樞謂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又謂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與奉之言合意詩緯亦傳自齊詩故景鸞受河洛圖緯列其占驗亦齊詩之教歟然奉與蕭望之匡衡同師望之入穀之議衡政治得失之疏所引詩義當與齊故不殊歟昔王氏應麟常輯三家緒言粹爲一編吾友汪君紉青以爲未備也罔羅遺佚抉摘瑣細殆無遺者又取諸書之說旁推而曲證之凡成書六卷欲攷三家之大旨者備於是矣世人抱殘守匱見古義古字之異輒色然以駭不知七十子之微言有存什一於是者不可不寶也汪君名照工詩文嗜古博學矧紙

細字日夜鈔撮不休尤湛深於經術云

趙復時汪少山大戴禮記解詁序

三代之禮因革損益與時爲汙隆聖王之太經大法於此備焉周衰禮廢杞宋無徵聖人適周問禮因以知監於二代郁郁之文自諸侯滅去其籍而周禮之放佚者亦多矣蓋不俟秦火之酷也漢興遺經閒出六官存五士禮存十七有志於考禮者雖諸子百家猶將采掇而輯錄之况二戴之傳出於聖門之所記乎今小戴記行而大戴記幾廢是學者所宜究心也小司馬言大戴禮八十五篇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崇文總目言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皆言四十篇今本乃實存三十九篇蓋各本或缺第六十七篇或以七十二七十三爲兩篇是以篇

第有異耳予考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同又禮察篇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隋書經籍志謂戴聖刪德之書為四十六篇者謬也踐阼篇諸銘見太公陰符金匱之文文王官人篇見汲冢周書禮三本勸學兩篇見於荀子係傳篇見於賈子新書五帝德帝繫姓司馬遷采以作五帝本紀且夏小正及孔子三朝曾子皆別為書三朝七篇漢書藝文志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共一篇按困學紀聞云千乘四代虞戴德諸志小辨用兵少間七篇即三朝記也曾子十篇俱見記中其間多寡不同踏駁閒出要為七十子之徒及周秦漢間老師宿儒所傳無疑漢書謂戴德戴聖慶普皆后蒼弟子三家立於學官蓋指士禮言之若大戴禮未立於學故史記謂五帝德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而索隱言二者皆非正經漢時儒者以為非聖人之言多不傳學也然大戴記宋

時列於十四經先哲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情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固已度越諸子百家矣與小戴記並行宜也又考河間獻王所獻共百三十一篇劉向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又后氏戴氏古經七十篇今自小戴記四十九篇及大戴記三十九篇去重複之外實八十四篇遺佚已踰其半可勿鄭重愛惜疏通而證明之歟大戴記之註傳世者惟盧辯一家而辭簡畧無以發其博大精深且傳寫日久訛舛滋甚予友盧學士文昭戴編修震曾釐正其文字而註解未及為汪君縉青恐微言之將墜也作為解詁糾集同異采擷前說一字之誤必折衷於至當蓋顛力者三十餘年矣後世有復十四經之舊者大戴之書將立於學官則君之釋詁當與孔賈之疏並行豈不偉哉

陳宏猷四書就正錄序

文以明道也道明然後文工故求士之明道必以文爲衡古
之工於文者率多曼衍俶詭惟六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
今所謂四書者尤粹是以用爲取士之法然沿習既久知有
舉業之文不知所以爲文知文之必衷於道不知道所由晰
取儒先之說沾沾焉分寸而比附之甚者飾以麗句傳以巧
思如扣槃如捫燭古人所謂明道果若是歟夫道之所由晰
本諸身心舉四書所言存諸心體諸身見諸政事以辨先儒
之異同得失乃知聖賢所言其淺深次第有一字一義不可
畧者嗚呼是豈易言哉四書自趙氏順孫以來爲纂疏集編
通證辨疑者甚衆至明用以取士老生宿儒纂輯講解又不
下百餘種雷同勦襲適爲時文用已矣太倉陳君宏猷吾未
之識也近與其弟子定山交乃得見就正錄一書大抵明道
爲要未嘗沾沾焉比附於儒先而一字一義反覆涵泳必求
有以自得其至也析豪芒窮腴理淺深次第釐然劃然確乎
不可易非由審問慎思察於心而著於身其孰能爲之定山
言其師生平以至誠爲本以存養爲歸能存養則心正身修
而天下之理得又何間於聖賢之言也哉陳君沒久矣家貧
不獲刻其遺書定山日夜繕寫至五六稿不懈觀定山之誠
則君之所以教與其所以感者可知顧布衣終老不得爲取
士者所識拔此吾所以歎也

傅寅石六書分類序

隋書經籍志云蒼頡迄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卽蒼頡
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

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及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六書因事生變然計八體及二十餘種自隸楷藁書之外皆篆類也西漢法書傳者寡矣摹刻所存若周陽侯之鐘谷口之甬平陽之鐙上林好時之鼎率以篆書由是推之則李斯之蒼頡楊雄之訓纂賈飭之滂喜皆篆也司馬相如之凡將班固之太甲在昔崔瑗之飛龍蔡邕之聖皇勸學皆篆也其間字畫形體必有互見不同者乃自許氏說文盛行而諸家之書寢廢矣易以其彙之爲芻其牛掣之爲幫詩怒如之爲慟綠竹之爲蕩六經古文已不引於說文况尊彝敦甗所勒者乎今郭顯卿之古文奇字蕭子政之古今篆隸又皆失傳惟汗簡所錄博古所圖鐘鼎款識所載嘯堂所集多出於說文之外而世莫有搜奇剔隱比而合之以極字畫形體之變此嗜古者所深慨也韓城縣知縣傅君應奎能以文學飾吏治其曾祖賓石先生雅好古篆自幼創六書分類一書以後辨析增補凡二十八年三脫藁而成之先以羣經次以彝器次以碑碣子史文集嗜古之士溯其源流辨其離合不俟旁搜遠紹一開卷無不賅而存也自一至亥之部又以本朝字典爲宗及檢字亦如之

廟諱 御名暨 至聖先師之名宜缺敬避者弗敢載也嗜於古而不悖於今又如此洵篆學之津梁而操觚者之準則矣傅君藏弄篋衍恐久失墜因授于梓人以廣其傳昔王右軍書至方慶而成寶章集顏元孫作干祿字書至魯公書而刻之古人家學相傳愈傳愈顯後有論傅君者必將媲美於

王顏也

新修榆林府志序

陝西巡撫治南北袤延四千餘里南境界楚蜀而北境東界山西西界甘肅直北抵鄂爾多斯故今榆林府屬繚以長城限以黃河其地尤爲塞阨云自古氏羌鮮卑乘閒毆畧洵爲霸國割據至於明火篩俺咎之擾無歲茂有雖屢設總督巡撫鎮之莫能戢也 本朝內外一統鄂爾多斯西北蒙古喀爾喀九十六族莫不供職役謹藩衛焉烽火斥埃晏然不作論者謂自漢唐以來數千年所未有考爾疋北戴斗極爲空桐又曰空桐之人武榆林箕尾分野距斗不遠故鄭端簡公謂人多將材有節氣信也地與沙漠連苦寒早霜少雨歲率黍一熟其餘稻梁稷麥非土性所宜種亦不殖稍歉民無所得食勢仰食於縣官賑恤不周揭竿而起漢之銅馬青犢尤來明之不沾泥神一魁等皆是也起于一隅及于全省且蔓延于天下故其人可用其地又可憂也漢曹鳳請殖穀富邊省轉輸之役順帝時虞詡議北地上郡常儲穀粟令周數年豈過計哉然則按古今之治亂驗風俗之強弱察拊循振貸之所宜俾爲守者踵而行之府之重有賴于志也審矣明許論魏煥霍冀皆有九邊圖說考論於榆林蓋十之一二而今又不傳康熙十二年譚吉璉官延安府同知始撰延綏鎮志旁及榆林其時猶衛也及置府而府暨各州縣迄無專志積時旣久無所考於前無所采於後創始者以爲難太守昌平李君來榆其年歲稔人和憫志之不備會其友余君伯扶來長安屬撰之余君博學具雋才網羅舊聞證以正史其屯田

鹽茶戶口科第余又益以布政司之故籍於是分爲十四類
釐然畢具而屬余序其端余署布政使事方勾稽陝西食貨
而考常平穀數榆林居五十五萬焉五十五萬中每歲借而
未及徵者幾二十萬焉地瘠薄卒歲所入僅足以贍家族而
不足以輸官故逋欠如此也急徵之責以必償慮有追呼鞭
撲之苦緩征之任其逋欠又有倉厩缺乏之憂余方仰屋以
思未得其術而亦非志所能載也李君守塞阨之地撫精悍
之民欲使烽火斥埃亘千百年而不作則備凶年實邊貯君
必有策以助我矣於志之成也并書以訊之

重修青浦縣志序

州縣之有志以備史也古來國史之作從數百年後敘數百
年以上之人從數千里外紀其本境之事是以瓜離而不合
好學深思者往往有糾繆攷異之作至於州縣志率數十年
一修遺民故老及見前輩之流風餘韻不至傳聞失實又一
州縣之境遠者數百里近者乃一二百里兒童婦女皆能道
之其編輯之也戶以鄉人知人而論世當名而辨物得於耳
目所及故作史者必考之志志而不詳且實文獻於何徵焉
若夫志青浦之志有難焉者縣設於萬歷元年舊屬華亭上
海兩縣境前爲兩縣地後爲青浦地人與事之屬於地者不
可弗志也度其屬於地而人與事無可據者弗能志也元明
以來士大夫閒有紀載而未嘗分茅設蒞指爲某地又弗能
采也采錄寡則幾於陋附會多則失於誣於是而欲犁然燦
然成一縣之文獻以俟良史之采豈不尤難哉乾隆辛丑予
居憂歸里適四川楊君卓知縣事以志之不修且百年矣與

邑之人士奮然議輯之屬予總其事又擇同志十六人相與
薈萃諸書網羅遺佚自正史而下稗官叢說逮於詩文諸集
凡邑之典故著者錄之缺佚者疏通而證明之未及成而予
有按察秦中之命攜至官署續加考證迄乙巳冬日始錄
成書嗟夫邑志之修初於王學使洪洲續於諸進士乾一予
無似豈足以繼其後然是志之成邑之人與事無不備也人
與事之屬於邑者無不有徵也至民生之瘠薄婦子之勤苦
賦稅征徭之繁重尤必兢兢焉載之以眎後之司牧者良史
有作或者將徵信於此

傅副憲緬甸圖序

緬在西南徼外距中國最遠明初木荒服與猛養木邦等後
稍稍不靖屢出兵征之弗能定迄於莽瑞體乘中國之亂游

食諸土司反國初大兵抵南大金江緬人懼縛桂王以獻
遂班師於是時山川險易之勢道路遠近之程豈無爲之紀
載圖繪者哉因其荒迥習昧弗令隸於職方象胥故久之缺
焉而不得其詳也茲者緬人睢盱跳踉敢距大邦往歲明公
瑞帥師進討傅君實以郎中從次於象孔宋賽迷失道轉入
波竜大山由獐子壩小猛育行穿菁莽窮崎嶇轉戰數千里
始旋師入塞推道里之弗詳因以致此君旣復來於軍懲往
事乃命畫工爲圖十以九龍江南大金江爲兩界南大金江
以西北爲孟拱圖一中爲孟養圖一南迄木梳阿瓦圖一九
龍江以東北爲孟良圖一中爲景線圖一南迄景邁圖一兩
界中間北爲木邦圖一中爲孟密波竜腊戍圖一南自來卡
落卓迄蒲甘圖一復彙一圖以職其合焉或曰緬地南盡南

海弗繙者何曰由阿瓦蒲甘景邁抵海若干里及邨若部落
與其島嶼不能窮也或曰緬西南併結些東南侵暹羅奄有
其地不入於圖者何曰其所往之途與所距之地不能知也
是緬之荒迥眇昧也信矣夫緬惡已稔所不待教而誅故謂
難窮難知之境不利行師行師不可底於掃蕩殆一隅之見
也聞粵於三代爲蠻夜郎及滇皆以西南夷稱以漢武兵力
弗能有其地至後漢始屬於都尉蓋疆域之分合通塞亦有
時焉然則能知而窮者志之不能知而窮者族之於時斯因
君爲圖之微意也當事者如訪於僂夷諮於沙人遍詢於波
竜卡瓦不惟知之且能窮之圖其險易遠近上諸職方象胥
於是命將行師分道進討縛大憝申夙憤其必將有日矣

王子順天鄉試錄後序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順天壬子科鄉試屆期禮臣以考官
題請

上命吏部尙書

臣

劉墉充正考官

臣

暨國子監祭酒瑚圖禮

副之旣竣事錄其文之尤佳者恭呈

御覽而

臣

例得颺言

簡末竊謂文以載道而道備於經古之學者讀春秋如未嘗
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蓋三年通一藝十五年而五經通然
後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後世士子或殫心詞賦
肇悅之術於經義忽焉不詳或雜然習之不求其端不訊其
末其發於文章也於斯道奚裨焉我國家崇儒尊道
皇上右文稽古逾越千禩自五經以逮周禮儀禮莫不折衷
羣言甄綜至當使承學之士得所依歸又慮其昧沒而雜欲
速而不達於是乎仿古之意分年以課之始於乾隆五十三

年以詩經文試士迨今五年迄於春秋而士子無不通貫五
經者由是稟經酌雅發於時文不懈而及於古其純粹以精
可知也且順天之試與他省異他省之文僅一方之風會爾
順天則各直省能文之士莫不彈冠躡屣于于而來懷鉛握
槩以待主司之決擇故順天之試作盛於他省而又值士子
五經習熟之時微言大義均已左宜右有旁見側出以為時
文之用故本科之試作尤盛於前科是蓋千百年太和之氣
冲融翔洽會而成文明之極治而臣得藉手以觀其成其榮
幸邁於尋常萬萬矣伏見我
皇上親御丹毫命題以程多士而特示大學之道用規實得
聖經賢傳包蓄靡遺所期望於諸生者良厚矣以小子之有
造屈於成人之有德將丙之審格致誠正之功外之綜脩齊

治平之要經與心融身與道一其文為卓然可傳之文而人
亦為卓然有用之人於以仰報

聖天子稽古右文之化不益懋哉斯亦臣所珥筆而樂書其
後者也謹序

先大夫百世師錄後序

百世師錄共一百四十人始於楚之屈原卒於明代殉節諸
臣嗚呼是皆宗臣碩輔仁人志士名在天壤與日星河嶽萬
古不敝者也始於屈子者何是錄之作本列代之史故以史
記始也不列孔孟者何至聖大賢童而習其書毋庸尚論也
列蕭曹房杜者何撥亂反正開物成務定數百年之大業兼
善天下當如是也兼取周瑜陸抗羊祜者何忠孝為質文武
兼資戰勝攻取正而不譎弗可以偏安薄之也取祖逖而遺

劉琨溫嶠者何嶠以絕裾琨以望塵也又取黃憲徐穉之徒者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矚然泥而不滓蓋簞瓢陋巷能與禹稷同道者也昶年十歲頗能講解文字先大夫每夕授以傳一篇使錄而誦之三歲餘凡錄一百二十人既又廣爲一百四十辟呬而詔曰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又曰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然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蓋古人之和非以和爲和而以清爲和故能遺軼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而不免惠之和夷之清蓋同出異名由是聞風興起者鄙夫寬而薄夫敦也頑夫廉而懦夫立也以成其爲百世之師雖然豈獨夷惠云爾哉孟子言舍生取義生有所不用辟患有所不爲尚已孔子之言至精粹也而言殺生成仁曾子亦言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又謂以妨賢病國之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長國家而務財用斥爲小人蓋聖賢之慷慨激切如此凡以審陰陽否泰之機持忠孝廉節之夫今吾爲此錄三代以下所謂經天緯地輔世長民及於隱居獨善擇其尤者具載於編未知其視夷惠何如要之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在朝廷以犯顏敢諫爲能處危亂以見危致命爲職處草野以守約安貧爲分汝其志之庶不負吾集錄古人之意嗚呼自先君沒後昶奔走南北輒以是書隨蓋十餘年矣自惟材質庸鈍固不敢仰師萬一然俛仰身世此錄之垂庸以揚清激濁有裨於世教者甚鉅其敢以家庭之授受爲私爰於閒暇聯比錄之釐爲三十卷而題其後云

宋歐趙以來爲金石之學者衆矣非獨字畫之工使人臨摹把翫而不厭也跡其囊括包舉靡所不備凡經史小學暨於山經地志叢書別集皆當參稽會萃覈其異同而審其詳畧自非韆材末學能與於此且其文亦多瓌偉怪麗人世所罕見前代選家所未備是以博學君子咸貴重之歐趙所采止於五代後之著錄者取以爲法焉然歐公上至五代僅及百年金石錄以劉跂作序之歲數之亦百有五十年耳而宋末遼金迄今至歷五百餘年之久其未可引歐趙之例斤斤以五代爲斷明矣且宋遼金三史皆成於托克托之手卒以時日迫促載者有所弗詳重者有所未削方藉碑碣文字正其是非而可置而不錄與古金石之書具目錄疏年月加攷證焉爾錄全文者惟洪氏隸釋隸續爲然而明都氏穆近時吳

氏玉搢等繼之然洪氏隸書之外篆與行楷屏而不載都氏止六十八通吳氏止一百二十餘通愛博者頗以爲憾焉余弱冠卽有志於古學及壯游京師始嗜金石朋好所羸無不丐也蠻陬海澨度可致無不索也兩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興桓而北以至往來青徐兗豫吳楚燕趙之境無不訪求也蓋得之之難如此然方其從軍於西南徼也畱書篋於京師往往爲人取去又游宦輒數千百里攜以行閒有失者失則復蒐羅以補之其聚之之難又如此而後自三代至宋末遼金始有一千五百餘通之存夫舊物難聚而易散也後人能守者少而不守者多也使瓌偉怪麗之文銷沈不見於世不足以備通儒之採擇而經史之異同詳畧無以參稽其得失豈細故哉於是因吏牘之暇盡取而甄錄

之缺其漫漶彫剝不可辨識者其文閒見於他書則爲旁注以記其全秦漢三國六朝篆隸之書多有古文別體摹其點畫加以訓釋自唐以後隸體無足異者仍以楷書寫定凡額之題字陰之題名兩側之題識胥詳載而不敢以遺碑制之長短寬博則取漢建初慮僖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數使讀者一展卷而宛見古物焉至題跋見於金石諸書及文集所載刪其繁複悉著於編前賢所未及始援據故籍益以鄙見各爲按語總成書一百六十卷名金石萃編嗚呼余之爲此前後垂五十年矣海內博學多聞之彥相與摩挲參訂者不下二十餘人咸以爲欲論金石取足於此不煩他索也然天下之寶日出不窮其藏於嗜古博物之家余固無由盡覩而叢祠破冢繼自今爲田父野老所獲者又何限是在同

志之士爲我續之已矣

采竝蓄而律令之類皆置不收惟唐律疏義一編以其立法
簡要獨得列於政書蓋裁汰之嚴如此然則

聖人勝殘去殺之至意可仰而窺矣且御製春鋤待哺之
刻頒諸州縣使有司以教養爲先行鄉飲酒之禮南陔華黍
重譜笙詩使百姓以孝弟爲樂所謂道德齊禮刑期無刑者
此也夫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今太平百數十年醱化所
敷治蒸蒸日上方將進於刑措之休不獨宜用中典而已然
則置例之損益不一適時之輕重無常讀律者於此尤當覃
心研究者矣我友石君午橋蓋老爲諸侯客者其詩婉而風
也其駢體麗以則也而生平律例格式之學尤精恐條目紛
如上比下比或失其宜於是遵律例總目次序分別區類得
一百六門先之以律次之以例各部之則例又次之又采成

案以次於後條分縷晰毋混於紛岐以仰副夫欽郵明允
之旨其有功於世者甚鉅昔明金壇王恭簡公歷官三法司
精研律例其子肯堂因以所聞者編爲箋註迄今人稱述之
余由大理寺卿歷副都御史以及今職頗與恭簡相類而知
識淺陋無以會其全所遇纖毫疑似不能不爲之瞋眩茲獲
是書世之具爰書者胥藉以折衷參考而予尤得所指歸焉
故於刻之成也不辭而爲之序云

阮吾山秋讞總志序

秋讞總志蓋少司寇阮君吾山所撰君由內閣中書舍人入
西曹總辦秋審十年其於審案也不忍以輕心試不敢以怠
心乘凡情僞之微眇事理之曲直先後重輕深淺之時節分
寸爬梳剔抉宛然親履其地身值其時而目覩其情狀以無

厚入有間莫不迎刃以解而於秋讞尤盡心焉嘗謂秋讞合十七省重獄而比之歲論決不下數百人至繁至重可哀可懼自頻歲仰承 諭旨訓示遵行之外其擬議于臬使巡撫覆核于刑部堂司會詢于大學士九卿科道者世輕世重積時既久舛互滋多散而無紀奚以昭法守因就歷年所載條其脈縷發其疑似闕者補之雜者離之而大指在憂世卹民隱然見於語言文字之際可謂用力專而用意仁者矣往予乙酉丙戌間承乏總辦常與海陽吳君壇承舒文襄劉文正兩公之命定秋審條款四十則今所謂舊條例是也嗣予爲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預法司讞決之事乃知君之治獄雖毫髮有所必窮矜疑有所必察今觀此志益信余鄉試出王芥子先生之門而芥子先生實阮澄園先生所取士君澄園之子蓋在世交爲尊在內閣則君爲後進而君弟芝生又與予癸酉同年因得其立心行已爲詳君氣質醇厚博學工詩文所長蓋不止於讞獄今君逝矣而予來繼其位而又適獲此書遂稍整其篇章釐其款目俾後之司事者深知寅畏以免於岐誤其於

聖天子明慎用刑矜卹庶獄之至意爲功非淺鮮矣

黃氏族譜序

新安黃氏輯其家四十二世之譜貫串盤互犁然秩然凡若干卷踵門而來請曰願有以序也余惟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辭之士而命之氏所以繫百世使不別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他若夏賜姓姒殷賜姓子功大者始得命之其

慎以重如此故周禮命瞽矇世奠繫書於世本以佐小史之所不逮沿至魏晉凡族姓昭穆編古命氏諸書以數百卷計自宗子之法廢五世親盡輒跡爲途人而非種者或反從而附會焉則氏族之法之久不講也黃氏爲陸終後受封于黃在今光州定城史記記楚世家亦謂出於黃帝五傳而至陸終又云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郟氏莒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是則黃之得姓以國而出於黃帝後無疑也然史所傳十四氏惟徐江黃秦多見於世黃氏爲尤盛自唐以後迄今八百載族大人衆雲仍蕃衍所藉於譜者尤亟而綜覈稽考以畢力於斯譜者其功尤鉅雖然黃子之爲此豈如裴寺真之家牒劉復禮之大宗自誇甲第之盛已乎固將列族數之遠近敘世次之崇卑俾曩弟子姓其知得姓所由而孝友睦婣相親相保以幾古人惇睦之遺詩不云乎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斯尤予所樂表而出之以爲末俗勸者是爲序

李氏家譜序

家有譜牒猶國有史記周禮小史奠繫世族師因以書其孝友婣睦故劉向宋衷皆撰世本而宋均復爲之註魏晉以降竝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族盛者又各纂錄排次用以別生分類尊祖收族故其書至繁芳而不可廢考李氏之系出于高陽本以官命族至契和氏避地伊侯乃改爲李李延壽于史敘傳述之詳矣其子姓至唐益蕃衍景元二祖下著爲三十九房而出自隴西趙郡者猶不與焉故太白有我李百萬葉枝條蔽中州之語蓋迥出裴韋薛柳崔鄭諸家上然

其後武威本安氏聊城本奚城代北本朱邪鶴田本落稽阿
跌皆以功得賜姓紛淆蕪雜不能悉辨其所自而志譜牒者
不深考輒欲合并而援入之斯亦已僨矣卽墨李氏遷于安
德文學科第代有聞人迨今十有三世孝弟之行表于邑乘
其範子弟也以禮其接族姓也以仁殆無愧于閭師之書者
所作家譜二卷系之以圖列之爲表凡族數之近遠爵位之
崇卑宗庶之繼嗣妻妾之外氏女子之出處墳墓之阡原一
一詳誌焉綴以誥敕誌銘行狀之屬俾後世得以考其實又
上溯始遷之祖旁徵可稽之族其疑必缺其書必謹以是繫
世可謂信而有徵者已夫譜牒之作非以矜門第夸蕃盛而
已惟是明禮讓示仁厚敦龐淳固之意足爲法于里閭而後
可以言望族今李氏之世德久而益駿烈孝友嫻睦士人且
率用爲楷模則是譜也不獨使撰述世傳排纂序訓者有所
取式且將與紳畧家範竝傳矣夫

夏氏族譜序

予久宦京師離鄉者二十餘載中表兄夏君承天貽書來云
吾家族望自會稽遷崑山以文學科第大其門閭自中書太
常兩公始太常公至今九世益四百餘年矣譜屢修支系益
繁衍茲因舊譜而增之願有文以弁於卷首余少承天四歲
記十六七時師事淞南蔡先生同筆硯者三年因得悉君之
家世君之曾祖姑實予曾伯祖孟賢公之配而孟賢公與曾
祖幼清公爲親兄弟是以中表之誼迄於今勿替嗚呼譜牒
之重久矣史記於五帝子孫皆載其賜姓周禮小史奠繫世
辨昭穆其後乃有世本魏晉六朝以閥閱相高非獨自爲譜

而已名人碩彥又統爲之書見於史志者不勝紀且列之以韻區之以地或爲正枝或爲血脈秩然而不可紊蓋其時歿則有狀墓則有志有表碣神道則有碑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觀譜系又圖譜局設郎官令史以掌之故歐陽氏撰新唐書於宰相世系獨爲之表厥後鄭漁仲作氏族畧幾爲專門名家之學而晚近儒者或忽之夫導江必始岷山導河必始積石爲人後而不知水源木本其何以敬宗而收族也歟余家浙之蘭溪幼清公之父思岡公從蘭溪遷於吳故思岡公爲繼別之宗自思岡公而上譜在蘭溪有四堂分支譜之刻思岡公而下予別爲小宗之譜舉其近不及于遠職其要不及其詳四仲月之祭在譜者則皆合食於祠以敦親睦然視夏氏之譜搜羅詳悉參互考訂無不備舉者嗟乎後矣夏氏以是譜昭示子孫相率而念先猷繩世德爭以文學取科第則中書太常所謂孝友富貴之家行將接跡而起又非吾宗之所能企及者已

陶氏尋陽義莊志畧序

員外郎陶君衛揚捐田千畝爲義莊以贍宗族之貧無告者地方大吏上其事於朝得溫旨如例君旣荷天子之寵命思撰一書分門區類將以示子孫而垂永久久之書未成君已捐館舍於是君之姪在衡紹君之志排編整次凡田數之多寡支給之期限祀事之儀節與夫圖書遺器之存貯靡不釐然畢具雖百世之下可考而知也義莊之設創見於范氏文正啓之忠宣繼之司諫終之規矩始爲大備嗣後踵范氏而起約有數家迄于今罕有存者惟法制之未

詳條教之未肅因以至是員外君與在衡深思積慮窮日累月斟酌損益漸於盡善必於久傳而後止蓋非以鋪張標舉誇爲盛事侈爲美談也嗚呼守家之有儀範猶守國之有律令格式也立國者鴻綱細目大小畢舉而典儀政要通禮牧事諸書復沓繁芴而不可畧者以爲不如此不足以昭示來許寶爲世守今員外君之置莊旣已穹碑鉅碣大書深刻炳耀閭里而復斤斤志之如此豈非知守家與守國之道有相通者故爲是不憚煩與然則是書也出而藍田之祭說涑水之書儀考亭之家禮胥包函蒼葢於是是又不獨可以昭示子孫抑亦東南士族之典型也已獨是莊之置也旣閱數年而後成在衡繼之益勤不懈今老矣日昏口哆猶抱其遺書反覆校勘窮日夜而不敢替信乎作者之難而成者之不易也文正之志成于忠宣而員外君之志亦成于在衡陶氏子孫豈無司諫其人者覽是志而皇然以興肅然以恐憑藉而光大之其垂於永久信無疑也至有合於宗子之法收族之道可以激世之澆薄者則諸君已詳記之不復論云

朱氏刻陳忠裕公集序

嘉興朱教諭鬯刻陳忠裕公集旣成屬陳子九儀問序於余余詢之曰教諭與忠裕生不同時又非同郡汲汲焉取其集而刻之者何居九儀曰教諭夙仰忠裕之爲人讀其詩文加欽慕也于是旁搜遠討輯而成是集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質之先達欲以大其傳也余謂公文章忠義創幾社以應東林天下之士靡然從之及成進士司理紹興手平許都之亂功績爛然浙東西之能言者無不奉爲依歸崇禎之季如西

冷十子皆宗其論詩之指而鄉試同考時取嘉興黃濤第一
迄于後患難死生相從無間蓋浙士之于公文章所被意氣
所孚皆出于性之自然教諭生百數十年後聞風興起美斯
愛而愛斯傳也固其宜矣公之詩文本無全集少時所刻如
屬玉平露白雲湘真諸稿及見于壬申文選陳李唱和三子
新詩二十四家詩選僅而存者亦多蠹穿鼠嚙斷爛不全乾
隆丁卯戊辰間婁縣吳君光裕哀而付諸剞劂未幾吳君沒
版亦散亡四庫館之開 詔求先賢文集有司采訪甚殷而
卒不得上之館閣者因此也然文章忠義之氣積之既久發
之愈光况 國家表忠節以勵綱常公之事實既大書特書
于明史又復攷其原官具于殉節錄 賜諡立祠輝煌 綸
綍則公之詩文應時而出昭融震爍於宇宙間使讀者如仰

見其聲音笑貌尤其宜矣余少時慕公著作顧所見者絕少
及庚子辛丑間以憂家居將與教諭王君希伊抄錄公集未
得其全今忽忽又二十餘年矣而教諭獨取而刻之非獨慰
東南士大夫之望亦天下所共快者也因舉其關乎運會者
以弁集首若夫公之詩文光明典重起衰而振靡則教諭鄉
先輩朱竹垞太史及龔蘅圃侍御已詳言之矣故不復云

何氏再刻陳忠裕公集序

吾郡陳忠裕公以文章節義稱於勝國之季位雖不顯而聲
譽布於天下當時所刻詩文本有六種其餘見之壬申文選
陳李倡和三子新詩二十四家詩選蓋未嘗有全集也及公
沉淵抱石黍離麥秀之歌往往爲人諱匿乾隆丁卯戊辰間
華亭吳君光裕零星掇拾或得之江湖書賈或得之舊家僧

舍叢殘缺軼以致章亡其句句亡其字字失偏旁點畫積有
多篇授之剞劂未幾吳君客死版亦毀散嗣寶應王君希伊
來爲我邑教諭重公節義而篤嗜其文章與同學莊君師洛
趙君汝霖吾宗鴻達蒐羅放失互相討論先將公自述年譜
鈐版行世又于公詩中所載時地及交游事蹟輯而注之時
予方以江西按察使居憂在家教諭與諸君常過從商榷予
亦助其搜采然終惜其集之未全而所注之未廣存之篋中
迄今又二十年矣教諭下世既久莊君等及何子其偉近復
得公遺文并公弟子王勝時濫所撰續年譜亟爲補入而輾
轉藏弄復恐有鼠啣蝨傷之患因出而重加考訂分爲正續
年譜二卷賦二卷詩十七卷詞一卷文十卷又以前注未詳
博綜羣書補其罅漏尚有不可考者姑俟將來而公集已粲
然可觀于是何子取以付梓乞予文爲序予先爲嘉禾朱教
諭曾刻公集已敘其大概而公岳起堂采山堂諸刻本有序
文今皆彙錄共得十八篇俱刻而置之卷首無庸復序惟是
諸君之前後編輯旣勤且久不可沒也因詳悉而書之至公
後嗣五傳而絕而勝時之曾孫娶于陳爲公之元孫女生錫
瓚蓋公五世外孫也故教諭王君因公墓無人祭掃援巡撫
徐嗣曾之例牒縣以錫瓚次子昆爲公後守其祭祀詳見公
墓田碑記以是公之遺稿多得諸錫瓚所藏云并附及之

祠塾規條自序

范文正公及吾郡張氏皆置負郭田給米以贍羣族少時先
大夫屢以爲言昶志之不敢忘自丁丑登仕服官二十餘年
今春宗祠始落成欲置田以副先大夫之志而力不足以及

之竊念給米之制贍其身已爾若盡族人子弟設塾而加以教焉設有一二異材者出繼續而昌大之將族人復得所庇蔭卽或僅爲博士弟子或并博士弟子不能而入歲入塾二十三歲出塾十五年中日聞先生之教日誦詩書禮樂之訓其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之旨必稍有所解且習以規言矩步卽有囂凌亢暴放恣佻達之徒磨礪漸革變氣質移性情上之可幾君子而下亦不至小人之歸則有益于人才者甚大于是悉以田若干畝置之於塾以供祭祀及子弟衣食之用且老幼嫠婦之貧者貧且病者月有給婚喪有助考試有支以示賙卹又畀以書四萬卷金石文字一千餘卷教養之資犁然粗具所定條例皆本于先大夫未逮之志而實原于三禮參以家禮書儀及范氏規矩張氏規條或時異勢殊則用其意而變通之自惟歷官日淺稍食所贏者寡且草創未暇故止於此擴而大之將有待於後日雖然創之難繼之不易考范文正公于慶歷元年任資政殿學士創置義田至治平元年纔二十四年耳忠宣之劄已有諸房子弟不遵規矩五七年間漸至廢壞之語後一百七十餘年至嘉定三年司諫范之柔遂奏言田畝僅存蠹弊百出蓋繼續之不易如此至張氏奏建義莊事在雍正七年今其田幸而獲存而義莊亦將鞠爲茂草矣吾家世德未必遠邁古人乃欲久而無敝豈能逆料哉雖然誠以守之儉以用之精心以計之古人之所難繼或未必不可繼也其中蓋有天焉在後世子孫修德以格天而已矣

世譜小序

予世家蘭溪思岡公始居青浦禮言別子爲祖百世不遷鄭注謂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別於不來者以經誼例之則公當爲不遷之祖無疑也然自定居後迄今二百十餘年子姓他徙又有不可考者故敘而譜之而恭錄制詞及碑志祭輓之文別爲二卷附焉至自無宇公以下六十七世及四堂支派則悉具於蘭溪譜云

世譜前錄小序

吾家本出於齊陳氏至無宇之子始姓孫及武始遷吳四十九世南宋初端甫公乃從外家王姓又二十世而遷青浦以蘭溪舊譜考之吾房在尚德堂二支蓋上溯無宇共七十世矣中間世次名字皆可攷無失墜者比之他姓最爲詳具又與史記新唐書通志諸書皆合可幸也撰世譜訖復稽舊譜文繁人衆不便檢閱乃專錄本支爲世譜前錄以貽後人且寄水木源本之思

吳吟香閣印譜序

漢書載六書繆篆摹印別爲一體其法不傳今之刻印未必卽合於古之刻也然說文解字士大夫不講久矣訛以傳訛隨意遷改以俗字易舊文誠不免如岳倦翁所譏故余喜與篆刻者游以其能考說文博古圖鐘鼎款識諸書也今僧一仁出吳君吟香閣印譜見示君善刻石此蓋范銅爲之所鑄干支六十其文本之爾雅史記其字準之說文非獨體製之長短點畫之參差向背足以娛時目而已則士大夫之不識字者能無用之而自媿歟惜予之未得同游也余蒙恩給假將以深秋汗漫於金焦北固君近在維揚他日於江聲月

色閒相與考文字偏旁點畫暨金石隸篆以通象形會意假借之說知必有進余者矣

馮廣文墨香居畫識序

馮君金伯工詩文善畫常采 本朝畫家爲畫識若干卷若干人予見其書久矣及予 予告歸方病金伯冒雪來請爲之序予謂今之畫非古之畫也蓋自書契作而繪畫之事踵興秦漢以前取於畫者有三三辰旂旗火龍黼黻虞帝所以觀象周官所以畫績辨等威也遠方圖物貢金鑄鼎如山海經之書使民知神姦也聖君賢相忠臣孝子鑱于武梁祠堂之石教民興行也然摹其大概未有刻畫之精自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輩出然後極其工焉亦未及於山水也山水之畫自唐始李思訓王維尤著其畫山水也烟嵐雲樹中兼有

人物宮室而宮室界畫又以算學乘除法行之蓋畫之久而益工者如此其後荆關董巨變之倪黃吳王又變之歷宋元明三朝惟趙令穰劉松年趙孟頫文徵仲諸君猶兼其勝餘則無有能兼者名爲簡遠超妙實乃盡失古法故曰今之畫非古之畫也馮君之意以爲我 朝文治光昌經史詞章之學卓越前代卽以游藝論精於畫者亦衆因取而悉識之記其里居名字及生平出處梗概闡瞻釋道靡不畢見而綴輯尚未有已也夫烟嵐雲樹澄空縹緲滅沒萬狀境之屬于虛者也畫者以其瀟灑出塵之致靜觀自得時有以取之故工者難而學之爲易若夫宮殿人物刻取情狀必求其肖重規疊矩不爽累黍境之極于實者也故精者難而學之尤不易且以界畫法入山水中旣無損於澄空縹緲之觀而益增瀟

灑出塵之勝豈不尤難哉如是而謂宋元以來之畫勝於古人其果然歟金伯愛畫深于畫其必有以審之明矣故因其索序而并以質焉以爲何如也

汪秀峯田居雜記序

古之志經籍藝文者以經史子集爲篇第而子集中小說一類雜出於兵農名法之間六朝以降子錄益少小說愈繁而作史者不能遺也蓋以記遺聞傳軼事既可補史官之缺其醇者且足以爲世法戒故如語林世說雜記叢譚啓顏炙轂瑣錄新聞諸書旁見側出好奇嗜異之士往往博求於此汪君秀峯以博學工詩文名江浙者五十年著述十數種莫不傳播藝林謝官退老穿穴書史標新摘異憶生平之游歷友朋之傳述詩句之風華刺舉而詮次之鄙陋如余亦多有取焉

爲田居雜記十六卷用以廣見聞而資考證且屬余序其首余觀近日士大夫端居多暇輒喜研弄翰墨以自陶寫如紀宗伯昀袁明府枚沈廣文起鳳威出其所著風動一世然三君之作談空說有多託於寓言以寄其嬉笑怒罵是所謂美斯愛愛而不足傳者也茲書事必有据語必有本研神志怪必有助于惠迪從逆之理蓋非暖暖姝姝而私自爲說者夫小說紛繁至矣幸而後世採摭拾如陶氏說郛商氏稗海左氏學海陳氏祕笈毛氏祕書其中重出者不全者總計二千餘種實可以饜好奇嗜古者之志是書行吾知有如陶氏商氏者將入於叢書稗說以資作史志之採取亦非比折楊黃莠適然而笑已也

滇行日記自序

滇行日記自序

滇行日記自序

余以乾隆戊子十月十日從副將軍阿公赴滇至樊城余取水道行明年己丑正月抵永昌然後至於騰越途次所歷爲驛一百二十餘爲里九千一百餘爲日六百有二有所見輒書之以志其畧夫紀行者莫詳于陸氏入蜀記行以夏止以初冬閱時與余蓋相等昔人稱其信手抒寫別是一種文字信然余夙嗜之謂近今惟新城尚書雍益諸記程差可踵其後然放翁當日以之官行挾家人與俱而尚書于西南初定時銜命典試具舟車載圖籍所至與賢士大夫登臨憑眺是以觀覽富而考核也詳今余當軍書旁午之日日每行二三百里所過都邑之雄壯山川之傲詭草木雲物之棲麗幽邃大率傳遽而未得見見而未得登覽諮度用以据今而證古欲其事詳文核斯已難矣然自燕而豫關河浩蕩爲昔來英雄馳驟之地及由楚而黔而滇山水可喜可愕益奇益有好奇覽古之士所未及知知之未及以遊者而余得寓日及之豈不獨幸與書雖陋其不可以不存又明年釐而書之他日以當臥遊焉至其舛謬挂漏俟歸時更考之

征緬紀聞自序

緬自元始著于史自元而明屢征之不得志明之不克孟養也非緬也元則已抵三江城矣至蒲甘而敗患在銳也夫緬南出小土司爾今已併孟養等十數土司計其廣輪東西幾數千里而由三江城東北至八關中隔諸土司境南北又五千里越三千里始抵其郛且十月出關二月瘴發當還以五月閱數千里地犁庭掃穴微識者亦知其難自明公瑞戰歿雖命傅公經畧兩阿公以將軍副焉然

上慎之尚未決于再用兵會傅公力請始遣以行公由江以西收猛拱抵新街敗賊于江中及至老官屯合兵攻砦憤駭懼遂以書至從而納款還師如天之福唯二日試範國數上之武而仁明而斷因以致此此非人力也然緬果不可滅歟曰趙宏榜以三千人赴新街弗量力也楊寧以四月出木邦弗知時也明公瑞由宋賽而旋弗度地也皆以速示銳以銳矜勇故弗克勝然則厚力而埃時埃時而得地何緬之弗可滅乎稱官猛之言蓋言漸也余故取其說附著于篇

歸葬小志自序

昶不幸弱冠遭先大夫之喪甲戌成進士旋丁陸太夫人憂歸詢之堪輿家皆言乙丙兩歲不利于葬衆尼之不能自決也丁丑春 鸞輅南巡遂蒙 召試第一授中書舍人竊忝

朝籍者十年嘗思鄉里邱冢愧恨涕汗交下若負芒刺然其後贊軍事于緬甸又從討金川丙申自川歸遇

孝聖憲皇后大喪此十餘年皆不敢自言其私今年春始具奏上請蒙 恩允許歸庀葬事三十年愧恨之隱獲以稍釋焉嗚呼喪禮廢久大夫士三月而葬不葬服不除不得選舉仕進也世俗相習視以爲常昶亦輾轉金革馴至如是之久茲之歸也考儀文徵典故率與經傳不合不得已比附牽引僅迄于成蓋怠慢所由致也雖及葬愧恨之懷何時能釋然歟雖然世之久不克葬者多矣或限于力或阻于地或拘于職事如昶之愧且恨者當不乏人而昶幸承 恩命以竟三十年未竟之隱且三代皆 封二品愷竿嬰黼穹碑望柱鄉里皆謂之榮將以紀 國恩傳家牒其可以愧與恨而不書

乎于是自乞假始卒于建碑樹表排日紀錄其比附禮經者
既可以質習禮之君子而傳示來裔亦俾有所考見云



其部中喪斷親八大夫士三日而葬不葬則不制不葬而舉
妻上請葬 恩次稍繼中葬事三十甲則則之繼葬以節
孝望憲皇曰大喪此十鎰平昔不類自言其蘇今平春故具
其於贊軍事于繼回又致情金川丙申自川繼數不能自
願辭者十甲嘗思繼里和寇劇則繼平交不替負哲陳然

